

信義小説

蔭狐氏著

金鑿契

下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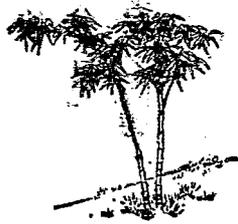
天台山人題

【

下卷目錄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十章 | 延師之難 |
| 第十一章 | 喜采芹而詠好逑 |
| 第十二章 | 冤家路窄 |
| 第十三章 | 慣用詐者乃墮人術中 |
| 第十四章 | 惡人之自斃 |
| 第十五章 | 成名後之酬德 |

金剛經 下卷目錄



小說 金蘭契

〔天津益世報刊登品〕

蔭狐著

第十章 延師之難

靜怡以一片之誠心。戰勝二子之作僞。使之俯首下心。自承其失。彼時中心之愉快。實爲無上。良以受亡友之遺命。負託孤之重責。二子率教與否。實爲其最要之關鍵。今二子以細故而爭。在己實負有平停訓飭之責。抑且爲向彼施教。開宗明義之第一章。偷於此造端之始。即不能使之折服。則後此令之不行。禁之不止。一切皆將無着手之處。是則本日之事。其關係重要可知。無如人心之未易陶鑄。更有甚於金頑石。法與之言而不從。巽與之言而不悅。則當局者亦且窮於應付。偷以威脅之。務令其就我範圍。微論二子已屆成年。各具有相當之意識。未必肯爲他人之威力所屈伏。即使行而有效。得解一時之紛。然而以力服人。究非心服。則他日之起而相抗。必且有更甚於今者。是不得不預爲計慮也。偷不幸二子竟反唇相稽。抗顏不讓。則

A 213667



857.48
544-9

事且陷於僵境。無復轉圜之地。而且適予反對者。以口實之媒。詎非歧中有歧。誤中生誤。此則靜怡始終處以慘怛之心。俾之悔悟。決不以一毫手段。施於其間。卒之誠能格物。信可孚人。固有良知。終難自昧。向之崛強難馴者。至此亦復變易其態度。足見天下無難處之事。亦無難化之人。但視其誠意何如耳。此不惟靜怡之喜可知。即歸而語其母氏。孺人亦爲之欣悅不置焉。

自此次風潮平靖之後。靜怡與趙寬協商。對於趙氏之市肆田產。率皆爲相當之處。置其仍舊貫者。十之七八。予以改革者。十之二三而已。其一切例行之綜核。統由趙寬負責辦理。遇有大事。再行稟商靜怡。種種規則。悉皆擘畫精詳。有條不紊。至家內各種事務。亦皆遴選適宜之人。畀有專司。不得委卸。務期弊絕風清。無復爲蠹之餘地。粟碌兼旬。始得就緒。在此籌畫期中。靜怡除與二子共飯外。固未沾漑趙氏之一絲一粟也。

此等雅量高風。不僅趙寬爲之心醉。即闔家之僮僕。亦皆嘖嘖稱嘆。互相私議。謂近

日覬覦亡者之產。幾於相習成風。苟得間隙。即行攫取。親族且然。何論外姓。斯蓋吾輩所目覩。而數見不鮮者也。不意朱先生。據可爲之勢。懷不動之心。視此賞財。有同埃土。是誠今之古人。一脫當世之窠臼者矣。且不惟不肯染指已也。猶復興利除弊。罔不當心。視人之事。有如己事。觀於此等之古道熱腸。無怪吾去世之主人。信深之而託之爲也。此等背地之私議。有時以入二子之耳中。亦且怦怦心動。生其敬仰之忱。有不能自止者矣。

彼趙寬者。不僅爲一忠厚篤實之人。抑且老於閱歷者也。彼見靜怡對於趙氏之家事。清白乃心。鞠躬盡瘁。並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念。屬於其間。似此等之肫誠。眞所謂質鬼神而無愧。足以慰亡主地下之心者矣。惟是人既以熱誠待我。我亦宜以熱誠待人。則報施之間。始覺兩得其平。彼此無忒。今者靜怡賢勞若是。在理在情。均當藉物將意。以伸其感激之心。無如國鈞國衡。率皆念不及此。趙寬以茲事未容忽畧。則乘間言於其少主之前。二子即諸本心。亦均以趙寬之所言爲是。於是商榷賞送之

物。究以何者爲宜。趙寬謂吾觀朱先生志氣度量。迥越恒人。倘餽以財帛之類。彼必屏而弗受。莫若選古玩書畫之精品。及先主人之衣服器用數事。謂以藉達敬意。資爲紀念。或不至拒而弗納。外更隱以諸種食品。謂敬上其太夫人。庶可敬其所親。面面皆到。二子聞趙寬之建議。深以爲然。因即擇集各物。依此而行。不料餽送之結果。所謂上于孺人之茶酒糕點。以及各種食品。盡皆全數收納。其致贈於靜怡者。僅受鬲周之衣一襲。及生前常御之玉珮一枚。謂留此已足資永久之紀念。多則亦奚以爲。至古玩書畫之珍品。一律仍令原使携回。蓋此等之清高狷介。實使二子與趙寬。爲之嘆服不置者也。

後此晤及靜怡。二子均致殷拳之意。謂並此淺淺之物。叔父亦不肯受。殊使人汗顏無地。詎吾兄弟誠意未至。因之遂屏而弗納耶。靜怡曰。物以將意。不在重輕。假使誠敬之意孚。何必乞靈於珍品。此古人所以重羔雁也。苟不當與而與。是傷惠也。不當受而受。是傷廉也。二者於義均無所取。汝兄弟獨亦未之思乎。况汝父之衣。汝父之

珮。余既已收而藏之矣。苟一展觀。如覩亡友。較他珍物寶貴爲多。此等之授受。彼此均覺理得心安。蓋以其間含有一種情感之作用。寓於物之中。而實超乎物之外者也。至於古玩書畫之類。貴者只在其身。於彼此情感之間。初無所與。余則何爲受之。且余亦無此種嗜好。物非所喜。不見其珍。視若等閑。轉同湮沒。詎非辜負餽我之盛意。兼以珍物之度藏。必與四週之事物相稱。始克相得益彰。苟非若此。適成疵累。試思余之所居。土牆不墾。木几不漆。渾然樸素。似猶存太古之風。若置古玩書畫於其間。轉覺失其本色。余以此種種關係。是以未能受汝輩之餽。今既言明其故。則亦儘可釋然。至汝兄弟以余之故。因而敬及余母。所餽諸種甘旨。深合老人口腹之需。此則余感激弗遑。所應亟爲聲謝者也。至余母亦曾囑余。俟見汝兄弟時。務爲寄聲將意矣。

二子聞靜怡之言。皆油然而生其欽服之念。知此若淡泊高志。實具有古人之遺風。深愧其前此妄行反對之謬也。於是國鈞前而致辭曰。余兄弟不幸亡其所親。未克經

紀家事。賴叔父勞心苦思。措置咸宜。此等盛誼高情。姪輩實不知所謝。所具區區不腆之儀。不過聊以將意而已。乃叔父却而弗納。深疑其致餽之不恭。今蒙予以開示。以爲無收受之必要。則高懷未可妄干。姪輩亦不敢再爲多口。至於太夫人之前。本當躬往起居。只以孝服在身。晉謁殊形未便。謹具薄物。藉達微忱。方以所奉之不豐。未足伸其敬意。中心至引以爲愧。乃荷叔父殷殷然置諸齒頰。將益增余兄弟之忸怩也。

靜怡曰。吾輩累世通家。誼關休戚。苟有相需之處。自無漠視之理。况我曾受汝父之託。代爲處理各事。實屬分所宜然。汝兄弟儘可不必置諸胸臆。且此特事之小焉者耳。今茲幸已就緒。則當籌其大者。尙望汝兄弟鑒我苦衷。勿復遺棄也。苟能降心相從。則可免我幾許之牽望。較之以珍物相餽。爲貺大矣。吾知汝兄弟近來清明在躬。必能徇余之請也。

彼時國鈞國衡。見靜怡鄭重聲述。知必事關重要。非比等閑。但以未喻所指。遂面現

躊躇之色。未即作答。靜怡已觀而知之。則告之以釋其疑曰。吾所請求者非他。即欲汝兄弟發憤求學。早日有所成就耳。蓋我既受汝父臨終之委託。則必體汝父之心以爲心。始能使亡者瞑目地下。汝家簪纓相望。以仕宦之族。有聲於時。則所以爲汝二人計者。必期堂構相承。箕裘克詔。始爲不隕家聲。克稱肖子。今汝父不幸中道而逝。未及覩汝兄弟之有成。此實爲第一抱憾之事。懼夫督促之無人。乃將此事屬之於我。則今日汝二人之所以慰藉。乃父在天之靈。與我自筋不負亡友之託者。實將於此事是賴。雖汝兄弟斬然在衰絰之中。當然抱莫大之哀戚。未遑問及切身之事。但求學光陰。至可寶貴。一經廢弛。補習綦難。故我心中所懷者。竊願爲汝輩延一明師。速行埋首下帷。矢志攻苦。以爲將來一鳴驚人之地也。

夫二子姿質雖高。但以年來習於放縱。頗不以伏案咕嗶爲然。今聞靜怡之辭。實屬以不入耳之言。來相勸勉。但以所陳者。義正而言婉。實無不承認之餘地。蓋以己身求學之事。用期克承闕闕。光大門閥。他人殷殷勸之。身非孩提。何能相却。於是國衡

首先表示服從。並爲感激申謝之語。國鈞見其弟尙爾如此。則亦爲同樣之論調矣。欲期求學之有成。必以物色明師爲第一要義。彼靜怡亦常沉浸於此。固早已思之爛熟矣。惟以頻年執掌於外。故鄉文壇。久已有同隔世。以故擁臯比而稱名宿者。實不能僂舉其名。今既欲爲二子選擇明師。用收青出於藍之效。乃不惜廣諮博訪。欲得一適當之人。最終之結果。乃聘一老孝廉。其人品行既高。文筆復優。兼以循循善誘。著聞於時。後學苟被其裁成。罔不日新月異。但近來只爲人批閱詩文。不復設帳。蓋所以節精力也。靜怡訪得其實。以爲必須親炙。始能收速化之效。且日親其雅訓。道貌亦足示二子以爲人之槩。於是往謁其門。申其殷殷敦聘之意。而館穀之豐。較常增至倍蓰。老孝廉見其意出至誠。始允館於趙氏之家焉。

當二子前此受學之日。初未能恪遵師訓。吾書前此既言之矣。今老孝廉蒞於其家。或至故態復萌。亦意中事。不料會有天幸。乃未演前此之舊劇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。一則以靜怡從旁勗勉。幾於敝舌焦唇。一則以此老孝廉公學問優長。氣度藹然。教

授之間。從容不迫。毫無普通爲人師者。急如束濕之弊。二子受此薰陶。乃能幡然變易其前此之態度。而學業之進步。殆有春草經雨之概。靜怡乃爲之欣慰。不置矣。似此師徒愜洽。靜怡可以省幾許之心。私常以手加額。自謂託天之幸。不料事變之來。出人意外。老孝廉之教授二子。甫逾數月。而忽有銓選某州學正之事。在此苜蓿風味。本屬無關重輕。孰知孝廉公未能免俗。垂垂就老。官興猶濃。深以一行握篆爲幸。得耗之餘。即行辭館。其一種熱中之概。直使人無從進勸阻之言。且彼方喜於得官。而必欲強其爲師。亦殊嫌不近人情。於是孝廉公既去。而靜怡之困難問題。又至矣。

夫授徒以資餬口者。到處人多於鯛。去一延一。何難之有。即欲擇一學業稍優者。苟懸厚薪以爲招。亦且資緣而自至。絕非等於剖璞尋玉之難也。靜怡亦何至以此生其困難乎。無如梗阻之生。匪人所測。蓋良師既屬難延。而二子復不易教。更替之結果。數月之中。三易其師。而最後者亦終於不安其位。良以繼孝廉而至者。均覺後不

如前。難於得二子之信仰。於是或明譏。或暗諷。復施其前此之伎倆。爲之師者。率皆赧顏自辭而去。二子之學業。至是乃有中斷之嘆矣。

夫靜怡精神之所貫注。即在二子之學業。今以老孝廉解館之後。二易其師。均無良好之結果。再欲另爲延聘。不惟人選綦難。而學問稍優。名氣較高者。率皆懲於前車之覆。自行愛惜羽毛。不肯就趙氏之館。良以館之美。不敵其弟子之惡。與其席不暇暖。即行凶終隙末。又何如知難而退。不行嘗試之爲愈哉。以故靜怡訪覓良師。盡爲人婉言謝絕。在靜怡亦復深明其故。不禁怒然而憂。慮夫二子之學業。將廢弛而不可收拾矣。

彼二子之玩忽其師。靜怡未常不思加以訓飭。但以彼兄弟之性質。本屬桀驁不馴。且驕縱之成。由來已久。今幸已有百端開化。漸形就範。殊不欲束之過急。或不幸而有故態復萌之舉。以故數月之內。師席更迭頻煩。則皆委曲遷就。不肯遽加責言。蓋此等之苦衷。只能自喻。而未能舉以語人也。近以張皇延師。迄不得當。中懷擾亂。如

墮愁城。不禁私衷自念。偷不於二子加以誥誡。則後此縱能得師。亦且同於前者。不能久於其位而去。學問之事。譬諸農作。耕耨如此作轆。將來收穫何期。是則欲爲懲前毖後。免其覆轍相尋。不得不於二子之間。加以相當之訓誨。庶不至延師未幾。又復望望而去也。

一日靜怡進二子而語之曰。吾有一事。懸懸心中。久思與汝兄弟一行商榷。徒以卒卒殊鮮暇晷。遂爾拖延至今。茲則不得不剖其所見矣。其事伊何。則關於汝二人之學業問題是也。夫少年求學光陰。至可寶貴。一曝十寒。在所深戒。故論語劈頭一語。即以學而時習詔示後人。汝兄弟天資雖屬穎悟。但此數月之內。師席常虛。或作或輟。其影響於進德修業者。良非淺鮮。吾用是不能不內疚於心。而自愧其補苴之乏術也。

夫靜怡之措辭。雖屬自行引咎。然二子之輕藐所師。以致荒廢學業。絃外之音。已可使聞者知其命意所在。以二子之聰明。詎不解此。於是國鈞微笑而言曰。是皆姪輩

之過。於叔父何與。雖然。此中蓋亦有說。不能不剖白於叔父之前也。夫前此孝廉公之就館於斯也。姪輩何常不恪秉其訓誨。良以其道德文章。俱有爲人楷模之價值。逮彼解館以去。後此承乏者。外雖道貌儼然。實則其中枵然無有。解書則乞靈於高頭之講章。改文則抄襲其枕中之秘笈。偶有所叩。輒復枝梧其辭。不能窮原竟委。似此名雖爲師。殊屬不能副實。惜乎叔父不知其詳。故發爲今日之論。否則似此等伴食之師。極其能力之所及。亦不過貽誤後學而已。有之未必其可喜。而無之亦未必其可憂也。

斯時國鈞亦進而言曰。按諸事理。叔父施訓於姪輩。只有俯首自承。不當加以辯白。惟以求學之事。爲切身之圖。非同泛泛。故不得不剖其下情。以冀父叔之垂警。夫師之不安其位。學之所以中斷者。彼實有自取之道。非姪輩之故與爲難。橫加挑剔也。語云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。今彼且昏昏。而忝顏爲人師。姪輩即從之學。亦不過以盲引盲而已。烏有濟哉。

靜怡曰。汝兄弟所言。亦不爲無見。誠以良師難覓。自昔已然。欲求如孝廉公之品學兼優。吾邑中殊不易覩也。但學業未可久荒。不得已而思其次。則有師究勝於無師。求學終勝於輟學。蓋師之爲道。譬如匠氏。能與人規矩。不能使人巧。以汝兄弟資質之超邁。苟能深造自得。以補師訓所不及。未常不均收教學相長之效也。

國鈞曰。叔父所言。何常不是。然亦必與人規矩。而後可稱爲匠氏。巧不巧。固非所論也。今則彼方圓尙不能明。規矩何從而授。乃竟居之不疑。謬稱宗匠。亦未免顏之厚矣。此則姪之所以不敢聞教也。

夫靜怡之規勸二子也。本欲其自承前此之失。則後日延師。庶不至再爲柄鑿。孰知二子振振有辭。亦各具相當之理由。知後此驕驕。尙未易一時就緒。不禁喟然而嘆曰。吾非不知後此所延之師。較諸孝廉公爲遜。然未必即如汝輩所言之甚也。吾以此事。耿耿於中。直寤寐難於暫置。今汝輩既坦白自陳。吾亦不能不徑直以告矣。夫汝兄弟方以師之不稱其職。不肯甘心受其訓誨。尙未知此間之業教授者。僉謂汝

兄弟侮慢師長。難於受教。相率戢足弗前。如是斷斷相持。彼此相距愈遠。汝兄弟之學業。勢將日即於荒廢。吾又安能恣然置之度外也哉。

國鈞曰。斯事儘易解決。叔父何所用其憂慮。夫彼輩之戢足弗前。正其度德量力。知難而退耳。否則無其實而尸其名。亦且爲前此之續也。至叔父以吾輩之荒廢學業爲懼。則吾兄弟可自矢於叔父之前。自茲以往。謹當潛心溫習。決不曠廢光陰。書既可以自讀。文亦不妨試作。探討陳編。孜孜矻矻用力。既久當不難有豁然貫通之一日。蠢姪輩非孩提之童。儘能自行策勉。又何必有人從旁監視。而始成其爲求學也耶。

靜怡曰。自行研究。無待於師。此乃學成以後之事。非求學時代之所爲也。汝兄弟之造詣。似尙不足遽語於此。良以請業質疑。在在需人指導。苟無師爲之啟迪。則所賴者。僅有苦讀深思。微論其未必有成也。即使有成。亦且事倍而功半。譬之御車者。不遵康莊大道。而馳聘於崎嶇小徑。縱使墜鞭折軫。亦終於不能絕塵而馳。抑未免不

智甚矣。此則余對於斯說。未敢遽加贊許也。

二子見靜怡不以自習之說爲然。殊不敢再加駁詰。然欲其俯首下心。承認再行延師。決當恭順無忤。又非其本心之所欲出。於是彼此默然以目視地。若將另闢思路。以期解決此問題者。有頃。國衡忽舉首而言曰。叔父。姪乃思得一完善之法。足以處此。惟必得叔父之慨允。則茲事即行解決。倘叔父靳而弗許者。則非姪之所敢知矣。言訖。目視靜怡面含微笑。若自矜其畫策之善焉。

夫延師既恐其齟齬。自習又病其荒疏。靜怡此時心中。直覺進退維谷。驟聞國衡之言。不期神思爲之一暢。於是立即而言曰。汝有何救濟之法。儘可直捷言之。何爲囁嚅不肯遽吐。須知有益於汝兄弟者。吾自問必能惟力是視。又何靳而不許之有。汝速言之。吾殊以一聞爲快。彼時國鈞在旁。亦復目視乃弟。急欲聞所畫何策焉。

於時國衡從容而言曰。夫良師既屬難覓。而劣師則有不如無。至於姪輩專心自習。又爲叔父所弗許。是則欲求一完善解決之法。於此不亦憂憂乎其難哉。吾知叔父

此時。殆將有不勝其懊懣者矣。雖然以離婁之明。而不能自見其目。以烏獲之力。而不自舉其身。何則。勢有所限也。人之智識。偶有所蔽。亦何莫不然。吾觀今日叔父之處境。殆亦猶是矣。蓋目前儘有一完善之法。足以濟此事之窮。惜乎叔父之未能思及也。國衡至此。乃故迂緩其辭。不肯直捷而下。靜怡則瞠目直視。靜待其辭之畢。國鈞則亟爲不耐。促使速言。國衡乃曰。吾之計畫非他。蓋即請叔父出其宿學。用以教吾二人。又何必皇皇然而覓師於外哉。

國衡既抒其所見。拘以示人。譬如昏夜之中。驟覩燈光閃爍。正足引人即於光明之路者也。蓋靜怡文學優長。少年即青其衿。鏗鏘有聲於序房間。固與曷周互相頡頏者也。彼時先進老輩。咸目爲雲中健鶴。謂其前程未可限量。徒以飢來驅人。前程遂爾中輟。知其事者。罔不同聲惋惜。今雖學殖久荒。而根柢固在。以之教授二子。固綽乎其有餘裕。一經道破。皆有同心。以故國衡之言既出。國鈞亦復爲之領首不置焉。靜怡聞此。心房亦復爲之躍躍而動。初不辨其爲喜爲憂。蓋國衡既倡議於前。國鈞

亦首肯於後。二子既願從已受學。足見其中心悅服。出於至誠。以託孤之人。而更兼外傳之任。則後此匡之翼之。俾令成人。自然易於爲力。但恐已學業荒蕪。未足當二子之師事。殊足爲前途之梗。繼念彼造詣未深。易於教授。即使身當此任。亦可無忝厥職。况復良師難覓。二子未可久荒。彼既出於自請。何能深閉固拒。可以教之而不教之。其何以對鬪周於地下耶。惟此數月之內。三易其師。率皆不歡而去。彼等若以待他人待我。則斯事左矣。於是靜怡思慮。全起如環無端。默默未即置答。二子咸叩以叔父意見何若。奈何竟默爾不言。靜怡徐曰。斯議之出。爲吾所不及料。吾乃覺其左右爲難。會當容吾徐思之。

國鈞笑曰。叔父之所以躊躇却顧。而未敢即行允諾者。姪早已思而得之。今試揭明。以驗所猜之當否。叔父得勿慮吾兄弟。頑梗不肯率教。或將以窘辱他師之伎倆。轉而施諸吾叔耶。無論吾兄弟胸中涇渭分明。決不敢干犯威嚴。冒然出此。即以吾叔之學業論。亦無可以招此之道。故余弟之提出此議。余深服其卓然有識。尙望叔父

之即予慨允也。

斯時靜怡之隱衷。既經國鈞揭破。國衡亦覺兄言之有當。爲之師者。不能不懷有戒心。或者朱叔不察。以爲吾提倡此議。欲將居彼於火爐之上。詎非大背吾之初心。於是亦力爲聲明曰。叔父而苟慮此者。抑未免視吾兄弟爲非人矣。蓋今日之事。由於吾輩之敦請。並非叔父之主持。倘請之於前。而叛之於後。出爾反爾。事同兒戲。吾輩縱一身是胆。亦決不敢於尊長之前。冒昧出此也。

夫二子信誓旦旦如此。常不慮此後或有反汗之情。於是靜怡畏難之心。至此亦爲之銳減。乃顧二子而言曰。吾知姪輩決不至與我爲難。特恐書卷久拋。文筆生澀。無復爲師之資格耳。國鈞曰。此特叔父之自道耳。詎至於是。吾知叔父出其緒餘。已足供姪輩之探討也。國衡亦曰。在昔吾祖常盛稱叔父之學。並謂時卜制藝。叔父亦探得驪珠。但惜乎未竟其用。老人之言。詎其欺我。叔父而苟不允吾輩之請者。未免視爲不足裁成矣。靜怡曰。以我學業之荒落。乃蒙姪輩殷殷若此。余亦何敢不自貢其

愚。但茲事體大。非啻嗟之間所能解決。余將告歸。俟後再當從長計議也。

第十一章 喜采芹而咏好迷

當夫二子諄諄。請受業。靜怡未常不感動於中。乃當時含混其辭。未肯遽行承諾者。則欲歸而稟商於老母也。及至膝前無事。婉容以陳。孺人則謂良師既屬難求。二子復不易教。彼等既有宗仰之心。汝烏可存規避之意。况乎受教之意。既出至誠。拂之則失其本懷。順之則易於奏效。夫千尋之木。始於徑寸。培植灌溉。貴得其宜。學子之樂受栽培。亦猶是也。將來報趙君之德。盡託孤之任。實將於此是賴。汝其勉之。孺人又曰。從來學問之道。不進則退。勢無中立。十年積之不見其有餘。一日荒之。乃覺其不足。汝以家貧之故。汲汲於治生。學業遂致中輟。雖曰命運使然。抑亦人生之不幸也。今既溫飽有餘。優游卒歲。正可以後此之歲月。用補前者之廢荒。蓋讀書爲人生樂事。固不必以之求名干祿。而始專心攻苦也。但敬業尤貴乎樂羣。求學必期於得友。良以賞奇析疑。其趣味有彌永者。今二子既樂於受業。不惟有造於彼。亦且

有益於汝。至安趙君地下之心。不負其殷殷相託之意。尤屬責無旁貸。而義無可辭者也。是誠所謂一舉而三善備者。汝奈何尙爾狐疑不決。亦未免過於臨事寡斷矣。靜怡孝子也。聞孺人之言。不惟生其尊重之心。益且堅其興奮之意。直以此時覓師不得。己之教授二子。實屬天經地義之責。而無可復辭者。至後來或發生若何困難問題。均已不復措意。兼之再履趙氏之宅。已尙未及有言。二子乃重申前請。而總管趙寬。亦從旁贊助。不遺餘力。靜怡至是。乃擇日就館。於是又勞其心力。而爲二子之師矣。

穎悟之人。迥殊庸衆。彼靜怡者。固已久棄其書本之生活。今一旦之間。遽反其舊。沉潛於訓詁。考校夫丹黃。使在常人當之。罔不苦其生澀。自習且有不足。又遑論於教人。然而是非所論於靜怡也。在被重讀故書。恍逢舊雨。訴合無間。其味醴醇。兼之世事洞明。皆爲學問。人情練達。即屬文章。以己十餘年之閱歷。借證於詩書文字之間。益覺其言中有物。迥非浮光掠影之談。因之教授二子。隨事指陳。乃有春風煦物。時

兩入地之妙。二子亦能心領神會。融洽非常。乃有不覺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者。於是
敬仰靜怡之心。與日俱進。較之前此孝廉公之居講席。其收效爲尤速也。
夫靜怡之教授二子。純出於一片不得已之苦衷。非若尋常之適館授餐。藉此以謀
生活者。以故脩金一層。當然未常置念。二子則方在青年。茫無閱歷。兼之生長富貴
之家。對於阿堵物。夙不重視。以爲或與或否。均似無關重輕。况朱叔非比他人。烏可
以尋常延師之禮相待。彼如欲之。則脫手可贈千金。彼如不欲。則不名一錢亦可。又
何必計工授值。若市井斗筲輩之所爲哉。在彼等之思想。固亦未嘗無理。惜乎未思
靜怡所處之地位。與其所具之性質。若欲其張口。向彼等道其緩急。固終古萬無其
事也。

於時有一人焉。從旁代爲深抱不安。其人伊誰。則趙寬也。趙寬以靜怡盡瘁於趙氏
之家事。而持躬嚴正。未嘗妄沾一絲一粟。餽以珍物。亦復却而不收。此等高抗之風。
實屬於今罕見。欽服之餘。時覺歛然難於忍置。今則於綜核事務以外。復躬兼教授。

之職。講解書史。批改詩文。遑遑焉日不暇給。二子之學進。靜怡之心苦矣。乃於逐日兩餐之外。爲師者既不責酬。弟子亦未嘗申其敬意。雖曰曾受託孤。分所宜爾。但以趙氏之富有。而簡慢其所倚重之人。於理於情。兩俱莫可。况揆諸報施之律。亦未免過於偏枯。殊非所以待人之道。因之趙寬輾轉心頭。難安緘默矣。

一日趙寬宛轉述其意於二子。謂此等之事。揆之情理。不當置之不論不議之列。二子瞿然曰。有是哉。吾輩乃未常措意及此。今汝言之。乃殊覺其非是。若然則朱叔非比他師。致餽可務極豐腆。况吾家遭逢多恤。賴彼任其艱鉅。敵精勞神。疲於籌畫。倘顯言報酬。則彼又拒而弗納。今不如藉此脩金之名。用爲崇德報功之舉。名義既正。或能邀其首肯。庶吾兄弟感激圖報之心。藉以稍慰。諒汝亦必以斯議爲然也。

趙寬曰。此足見少主人之用心矣。雖然竊期期以爲未可。二子叩其故。趙寬曰。朱君之直諒耿介。少主人所知也。今陽借脩金之名。而陰以行其報德之實。手揮目送。意別有在。所餽之數不符於常情。而謂彼肯安然受之耶。是不啻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

二子舉蹙曰。斯言亦是。然則如何而可。趙寬曰。報德之舉。姑俟異日。今則在職言職。僅盡師弟之分而已。愚意致餽之數。當循前此送孝廉公者爲宜。蓋在少主人。既足致其敬。而在朱君亦可受之而無不安也。良以過猶不及。有失事理之平。與者取者。均不合乎中庸之道。此則區區之意。而望少主人之裁酌也。二子聞之。乃均爲之讚許不置焉。

不料二子及趙寬。宛轉以此意達於靜怡。靜怡竟堅執以爲不可。謂我本非設帳授徒爲業者。徒以勢徇處此。無可如何。遂爾暫承其乏。倘因以爲利。人其謂我何。况亡友以子屬我。謂我賢也。設教其子而受其金。儼同市井交易之道。則所謂賢者何在。此舉既累汝父之明。又復虧我之義。幸勿再出諸口。假使今日我屬以身爲業者。仰事俯畜之資。均將取給於是教授。汝兄弟即將妨害我利用厚生之道。而無以自贖其身家。則斯舉猶可言也。今幸饗養有着。差不至是。可以不取而取。未免傷廉。汝兄弟之雅意。謹當銘諸心版。蓋與我以金者。固屬知我。然究不如不與我以金者。其知

我尤爲深切也。

靜怡侃侃以陳辭意決定。二子及趙寬乃俱屏息而止。後趙寬私言於二子曰。我之所見何如。夫以前此奉孝廉公者奉之。尙爾博得此言。若如少主人所云。藉脩金之名。爲報德之舉。吾恐朱君將謂意在貨取。不以君子相待。且將逢其盛怒矣。國鈞嘆息曰。朱叔崖岸之高。誠出人意料之外。然亦未免自律過嚴。而不爲他人設想矣。國衡曰。匪此何以表朱叔之德。但與而不取。亦屬事之無可如何。惟吾輩受其覆轡。裁成之惠。而不克稍效涓埃。殊覺徬徨焉。而不能即安也。

國鈞怡然微笑曰。弟勿以此爲慮。蓋斯事寧便終了耶。必將使吾輩區區之忱。獲瀆而後已也。國衡曰。兄言固善。但朱叔既已堅却不受。事且爲之奈何。國鈞曰。事從難處着手。則終古且無獲當之日。朱處固不受。吾亦不復與彼言之。自另有其他之方法在耳。國衡愕視曰。斯言弟所不解。未識計將安出。國鈞笑曰。是則平淡無奇。殊不難於索解。吾弟稍思當自得之。於時趙寬厲言曰。斯事余已有所臆度。得勿將陳其

事於朱君之太夫人前耶。國衡頷首曰。斯言可謂探驪得珠。余乃未能思慮及此。國鈞曰。余聞太夫人者。不惟賢哲特出。抑且和易近人。苟以情達者。事必獲濟。兼之朱叔孝行夙篤。苟母夫人有所命者。定當恭順無違。趙寬曰。少主人籌畫及此。足徵心細思精。以余料之。則斯事亦必且得當。數日之後。二子乃於治課之餘。託問候起居爲名。詣靜怡之家。往謁于孺人焉。

相見爲禮之後。自有循例之寒暄。以及二子感恩申謝之語。吾書亦不復縷述。入後始委婉達其悃忱。謂叔父代爲綜核家政。此乃受亡父之託。固不敢以私相干。今又耗其心血。啟我愚蒙。謹奉羹羹之脩。聊申區區之意。不意叔父拒而弗受。深以其誠未至是懼。故願得太夫人之一言爲重也。

孺人聞二子之言。乃轉面叩其事於靜怡。靜怡舉顛末以告。並陳述己之意見。孺人沉吟有頃。始顧靜怡而言曰。汝之不受。固亦自有其相當之理由。然以余論之。亦不必如此牽拘過甚。而予人以難堪。蓋不受固足以徵汝之高義。但惜未能設身處地。

一代他人着想耳。君子之處世也。總期依乎中庸。不可畸於獨行。聖如孔子。尚曰自行束脩以上。吾未嘗無誨焉。矧其下於孔子者耶。汝謂家中日用儘可無須於此。取之未免傷廉。獨不思公子之家。非並束脩而亦不能出者。擯其禮而傷其心。特置己身於高不可攀之地。忠恕者不宜出此也。今公子不得已。乃陳其情於我。其用心可謂摯矣。偷再拒而弗納。彼且將無以爲地。故以予平停茲事。汝儘可領其誠意。而殊無冒利之嫌也。

二子聞言。益稱孺人體貼人情。入於細微。並謂叔父之不受。固爲厚我。但猶不如太夫人之推情察理。其厚我爲尤甚也。於時靜怡愀然謂孺人曰。母命兒何敢違。但此中尙有曲折。蓋彼兄弟以前此奉孝廉公者奉我。爲數未免過豐。良以前此之館舍。本兒所訂。其不惜從豐者。特用以羈縻賢者之躅耳。今未能企美前徽。而亦視同一律。問心寧不有忤耶。

國鈞曰。何叔父之薄於自待。一至於斯也。吾兄弟沐叔父之化。自問進步綦速。以視

孝廉公常有過之。而無不及。奈何自卑而尊人。撝謙若是耶。夫吾兄弟之本懷。其所
以奉叔父者。本欲視孝廉公爲豐。特以叔父雅量高懷。勢必拒而弗許。故謹依舊規。
諒無固却。不料吾兄弟以爲從儉者。而叔父反訝其過豐。彼此之衷曲。亦未免距離
過遠矣。

孺人笑曰。在昔有云。山有木。工則度之。寶有理。主則擇之。彼此均可少安勿躁。試舉
其數目告我。將自有適當之解決也。於是國鈞舉脩金之數以告。靜怡曰。吾母思之。
斯數寧不鉅耶。而謂兒可安然受之乎。國衡則曰。叔父謂之鉅。姪又安敢謂之非鉅。
蓋叔父意在弗受。鉅之適以却之耳。孺人曰。茲姑少安靜聽余一言。蓋以脩金之數
論之。在吾郡中。誠可謂絕無而僅有。在與者固以盡其誠。而受者不能不訝其厚。斯
二者均在人情之內。吾今代爲調停。每月致脩。視此數之半爲例。則彼此均得其平
矣。孺人言既。復笑謂二子曰。伊古以來。兼聽則明。老身亦竊師往哲。固不得徧徇公
子之請也。

孺人之語既出。靜怡不復有言。良以母命難違。只宜將順。且所以命之者。亦復恰當於理。則亦不再堅執已見矣。至國衡則以爲長者之命。不宜有所辯駁。兼以孺人之言既脫諸口。勢不易再行取消成命。與其彼此僵持。毋寧即此爲終局。蓋以爭之不得。則彼此之顏面。且均爲之黯然減色也。於是此次三角之會議。勢將以受其半而却其半爲和平調停之法矣。

不料國鈞之意。則殊不以此爲然。彼自恃其翻瀾之舌。善於置辭。則含笑謂孺人曰。太夫人處置之善。實使人莫贊一辭。蓋易不受爲受者。所以盡吾兄弟之誠。而其受半却其半者。又所以全叔父之義。兼籌並顧。兩得其宜。用心可謂苦矣。吾兄弟雖憐然寡知。何敢再有論列。特念吾家不幸。憂恤相仍。賴叔父之力。始得晏安。一如平日。夫叔父之所以勞心苦思。視吾家之事。有如己事者。則因念亡父相與之情。彼此有如兄弟。故不惜竭力以赴之也。在叔父既以念亡友之故。而憫其子。若吾兄弟。又何得不以感叔父之故。而敬及太夫人。彼孝廉公之原脩。太夫人命叔父只受其半。吾

兄弟亦不敢再有所爭。今謹以其半奉太夫人。聊充甘旨之費。野人獻曝。稍効愚忱。想太夫人慈愛性成。視吾輩有若孫枝。定蒙欣然晒納也。

此等之措辭。實爲孺人所不及料。念却之則無以聯兩姓之歡。而爲二子之地。兼以趙氏之殷富。此區區者在彼不過九牛一毛。彼既肫誠若此。受之亦無害於義。因之莞爾而笑曰。公子可謂妙於辭令矣。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。余固不效世俗讓再讓三之恒態也。惟念汝師弟之間。各執一是非。余不過居間代爲排解之。今乃以數語之力。而賺此絕大之報酬。將來朶頤有福。饗養是資。是誠所謂始願不及此者矣。言已復笑。二子見孺人直受不辭。復以詼諧出之。不禁欣喜逾望。靜怡則以二子敬其母。己身無推讓之理。兼以高堂頻開笑口。興致極佳。遂亦不期喜動顏色。於是此問題始得圓滿解決矣。

二子去後。孺人謂靜怡曰。汝前以彼二人性質驕縱。又疑其天性叢薄。恐其不克率教。深以爲憂。以今日之事證之。足徵汝前此所見之執。蓋彼兄弟以感汝之故。而敬

愛及我。則其平昔對汝之宗仰可知。足見天下無不可處之事。無不可化之人。亦視其誠之所積何如耳。靜怡曰。斯皆秉老母之教。有以致之。不然。兒前此已退沮。而不可自振。孺人曰。往者勿論。來日方長。二子之敬愛有加。則汝之負荷益鉅。慎勿始勤終惰。貽爲德不卒之誚。不惟有負於趙君。抑且無以對二子。品格所係。汝其勉之。靜怡曰。老母之訓。兒敢不書紳自警乎。

光陰忽忽。去同逝水。未幾而二子之服已闕矣。此時二子應時之學。得靜怡精密之教授。譬如刃之新發。於剛所投。當無不利。即於是年小試。國鈞竟冠冕全場。以第一名入泮。國衡亦綴名於榜。兄弟聯捷。驚動里閭。總管趙寬。至於喜極而涕。此時趙氏之家。亦皆開其笑口。動色相告。謂非先主人知之明。託孤於朱先生者。則其效當不至此也。

此三年以來。靜怡一片兢兢之心。惟以二子不克有成。是懼。今則小試並售。先聲已覺。奪人。因之夙昔期望之懷。亦得藉此稍慰。乃擇吉命二子冠帶。躬自率之。詣趙氏。

之塋。告於鬲周之墓。時則宿草離離。一抔之乾久矣。使地下人有知。當感念良友之辛勤。幸得不辜身後之望。靜怡俯仰。今昔哀愴不禁。二子則念爲學入仕之道。今日始植其基。而父母已不克見。乃均爲之悲不自勝也。

掃墓以後。隨即報捷置酒。大譏親賓。一時賀者雜遝。如雲而集。客廳之上。履舄交錯。觥籌雜陳。談笑生風。洋洋盈耳。率皆稱道太守公及鬲周之厚德。用能庇佑後人。抵於樹立。而朱君匡導輔翼之功。亦莫平莫能幾及。其親族中有前此曾經反對靜怡者。則咸嘿爾不言。至於黃某與甘修者。則更匿跡不見也。

彼時國鈞之年。已二十而強。國衡亦復瀕於弱冠。使非前此喪亂相仍。身在憂恤。則以富貴之家。其婚娶固已久矣。今者喪服既已告除。文戰又復得意。則好速之詠。殆已不復可緩。彼靜怡者。慮事精詳。早已籌畫及此。故當即廣託媒妁。爲二子論婚於世族。先時仕宦諸家。以趙氏家門不幸。父子相繼殂逝。二子方在青年。末由辨其淑慝。而家事復託一異姓之人。莫卜將來之爲枯爲苑。故論及之者。率皆咨嗟嘆息。罔

肯下一雙扇之辭。使爾時媒妁登門。與之論及婚媾。鮮不掩耳却走。揮之立出。斯豈人情之常。而無足爲怪者也。

今日則固已大異其趣矣。凡人之視趙氏。早已迥不如前。良以靜怡之賢。馳於遐邇。舉措之善。聞然日彰。趙氏之家事。不惟較前無少遜色。而蒸蒸日上。漸次擴張。足以覘其豐厚有據。而無傾覆之患矣。近者二子又復探芹泮水。一時並擢。少年英發。見者嘖嘖稱爲璧人。其有女之家。固已私室聚談。期欲得此快婿。今見蹇脩自來。欲任執柯之役。驚喜逾望。幾疑天使之下臨。於是凡接受趙氏之婚議者。罔不私衷怦怦。以希望速成爲幸也。

雖當時仕宦之族。對於趙氏之婚議。恐後爭先。有迎無拒。媒妁奔馳之足跡。幾於戶限爲穿。各逞其粲花之妙舌。極力揄揚。用期早行定議爲快。頗似彼此爭衡。欲博此謝媒一杯酒者。但靜怡於二子之婚事。則鄭重異常。決不肯潦草署諾。誠以嘉耦穆。百年所係。一有參差。所關匪細。兼以二子之表表。才華富贍。容貌俊偉。苟不使之

得相當之匹。問心實無以自安。於是第其閥閱。訪其品德。以及容貌之妍媸。年齡之高下。罔不詳爲選擇。不肯略從草率。最後乃得二氏之姝。所選悉符。允稱德配。靜怡復不肯自爲專擅。乃徵詢二子之同意。及彼兄弟皆無間言。始爲之擇吉納采焉。

夫人當青年。對於己身之婚姻。實不啻視爲第二之生命。徒以中國數千年禮教所沿。舉凡身爲子女者。婚事皆一秉父母之命。自身無過問之權。即父母不在者。亦須聽命於其他之尊長。髣髴男子之娶。女子之嫁。如購物鬻物者然。雙方當事之人。互議價格。而物無能容喙於其間也。偷或子女有違於心。出而干預。不但父母詆訶。出以強制。即聞者亦且目笑存之。譏爲寡廉鮮恥。此等社會之制裁。固近於殘酷而無人理。徒以習慣所沿。已成風氣。人類屈伏其下。固亦只能吞聲忍氣。而未如之何也已矣。

彼二子者。亦猶是人情也。對於終身所係之婚事。有時潮上心頭。亦復輾轉反側。不能自己。今雖父母不在。己身儘可自作主張。但以靜怡爲乃父託孤之人。家事無論

巨細。一惟彼之命令是從。則婚事當然亦復涵於其內。己身似未便自行干涉。况二子此際。讀書明理。納身軌物。已不如前此之縱恣。怵於習慣之隄防。憚於社會之譏毀。苟欲啓齒。亦覺強顏。二子至此。亦只能委天任運。一憑靜怡主張之善否。以定己身運命之優劣。除此以外。固已無他道矣。此際二子之心理。以己畢生之幸福。既係於靜怡之手。一方面則希望其求詳。一方面又深恐其從畧。屢思婉中己意。終覺羞口難開。於是惴惴於旁。惟懼所願之不獲得當。迨見靜怡誠心求之。悉如己意。且恐二人身當其衝。自行選擇。亦未必有此等之精細。逮至事已垂成。又復徵求同意。其用心之週匝。尤屬邁絕等倫。二子此時之感激。直屬刻骨銘心。匪可言喻。但彼靜怡。又不知耗去心血幾許。嗟夫。婚姻專制。本屬流弊滋多。然使爲父母者。能體貼兒女。不言之意。如彼靜怡之用心。則亦庶幾可以無憾矣。

第 十 二 章 冤 家 路 窄

從來天下之事。無論鉅細。其成就之遲速。均有匪人所能逆億。而完全自主者。或爲

也。而故緩之。或滯也。而故促之。其變化之情形。殆有莫之爲而爲。莫之致而至者。彼靜怡既爲二子定其婚事。以爲標梅迨吉。勢不可緩。因於網采之後。即欲爲之卜行嘉禮。良以二子成婚。亦已身所負之責任。使之早咏關雎。庶可免去心頭一種牽掣。不意事變之來。會逢其適。靜怡不得不棄其鄉里。隻身作遠行。於是二子授室之事。遂因此而暫行擱置矣。

夫靜怡所遭之事。伊何。而乃能使之拋撇一切。不得。不行。以意度之。必其事之關係重要可知。雖然其事亦非等於海市蜃樓。成於頃刻。構造者。蓋吾書前此所記。不常云靜怡有舅。服賈於遠方。姪氏曾倩靜怡代寫書翰。以與遠人通訊乎。今則噩耗驟來。靜怡之舅。竟已病歿於外。既無壯年可任之子。復鮮期功強近之親。旅櫬孤懸。無人往接。以義言之。靜怡已屬責無旁貸。况于孺人得訊之後。情關手足。悲慟異常。靜怡孝思夙敦。當思所以慰藉其母者。而慰之之法。自以使旅人之骸骨。勿久滯異鄉爲上。因之不得不慷慨請行。往往接柩之役。影響所及。遂使趙氏昆弟之婚禮。因而

從緩矣。

靜怡既去。二子大可自由。使此時而有偏規越矩之行爲。固無人能加以糾正。况乎阿堵儘多。足恣揮霍。在少年血氣未定。一旦脫人之監視。其出此亦無足異也。惟彼兄弟二人。自與靜怡昕夕相守。講明學問以來。不但所業日進。而氣質亦因之變化。蓋與善人居。如入芝蘭之室。久而不聞其馨。然已與之俱化。其薰陶之功。固應爾爾也。此時二子見理既明。頗能束身自愛。兼以靜怡臨去之時。諄諄相囑。謂汝兄弟既入巖門。尤宜非禮弗蹈。幸勿小有不謹。致爲道路口實之資。言猶在耳。詎能淡忘。是以二子近日以來。惟以讀書自遣。雖以九十春光。大足寓目。但以恐荒廢學業之故。亦未嘗遣興登臨。則其他不正當之娛樂。更知其匪我思存矣。

一日。二子乃有郊外之行。蓋以節屆清明。出而掃墓。非尋常遨遊比也。二子以躬謁墓道。理宜致其誠敬。乃屏車馬不用。只命家人携應用之物品。而已則步行隨之。且可藉此瀏覽韶光。一新耳目。比至郊垌以外。則見綠草芊綿。桃李爭放。樹梢以內。時

鳥弄聲。放眸四矚。所見悉含生意。二子觀覽之餘。胸次一敞。乃饒有融融洩洩之樂。又見掃墓之子女。或車或步。繹絡不絕於途。靜穆之郊外。此日乃彤喧鬧。蓋亦清明應時之點綴也。

二子謁墓以後。因一路行來。足力已倦。乃坐於臨水之石磯。以資憩息。水聲澹澹。入其清心。四圍所見。盡屬陽春烟景。不期胸襟怡悅。爲之流連忘返者久之。興至忘形。已不辨時間之早晚。忽家人前而言曰。主人。吾輩似宜歸休。不見冥雲四合。微風漸寒。以勢卜之。殆將欲雨。而出時又未携雨具。以備不時之需。雖春季之雨。不至浩瀚。然亦未免衣履沾濡矣。二子聞家人之語。乃相與仰視天空。果見濃雲驟變。漸集漸多。涼颼吹面。挾有雨意。兄弟乃彼此笑謂。吾輩此時。可稱息其機心。可並天氣之變化。而亦不覺。乃相與拂衣並起。直指城垣而進矣。

此時二子與家人。其步履之速力。率皆趨捷異常。殆將與雨之落於地上。身之至於家中。競一時之短長者然。究之足力之速。終須按部就班。不若雨之可以應時而至。

彼主僕甫至城門。雨已濛濛而降。於是同與子。走入城中。家人曰。幸得至此。已屬無碍。主人可小立於商肆之簷下。吾往呼市中之車。載而歸家可也。國鈞方領首示可。國衡忽呼家人曰。復掉首謂其兄曰。弟此時頗患腹餒。酒樓在望。吾輩盍相與小酌。不勝於冒雨而行。受車中之顛簸耶。國鈞曰。弟既有此雅興。吾亦樂與追陪。推窗眺雨。把酒臨風。亦屬難得之韵事。今日之雨。殆爲吾輩飲酒之媒乎。至此而呼車之議作罷。乃爲暫時買醉之計矣。

此非當飯之時。肆中乃異常清靜。二子飲於樓上。家人飯於樓下。樓上之屋。鱗次櫛比。頗爲整潔。二子擇一軒敞者。據之。傭保伺侍唯謹。少頃。肴核相與雜陳。兄弟舉杯而飲。隔窗一望。則雨脚如綫。街市景色。皆籠罩於迷濛黯澹之中。彼此閒談。頗饒興趣。國衡曰。此時除吾輩。乃無一飲者。吾二人竟據此全樓。可稱難得。國鈞曰。古人謂獨樂不若與人共樂。吾弟奈何性耽孤寂。以此自豪。言未已。忽聞樓梯作響。已有人拾級而上。國鈞笑謂國衡曰。吾道不孤。已得同調。但未識來者爲何許之人。足爲吾

輩接席之雅伴否。言已。起身離座。立於簾隙以覘之。而來者已蹀躞登樓。入於隣室。國鈞望見之下。忽爾其容有蹙。返身歸座。頻搖其首。頗若覩不祥之物者焉。國衡覩國鈞之狀。因之莞爾而笑曰。所見伊何。云胡遽作此態。詎彼飲者之來。足以敗吾輩之興耶。以意卜之。吾兄此時心中。殆已不許彼爲同調。而以空谷足音自喜矣。國鈞聞言。疾行搖手示意。囑其低聲。國衡見乃兄作此狀。不禁瞠目直視。驚愕異常。國鈞乃附耳告之曰。吾言之。弟亦將滋其不悅。蓋來者非他。即彼討入憎厭之黃某與甘修也。

此等會逢其適之事。實出國衡意料之外。其憎厭之程度。雖不至如國鈞之驟觸蛇蝎。然亦爲之愀然不怡。旋即低聲謂國鈞曰。此亦胡碍於事。彼飲彼之酒。我飲我之酒。各行其是。初不相妨。豈不聞古人有言。爾爲爾。我爲我。雖袒裋裸裎於我側。爾焉能渙我哉之言乎。足見同流亦未必合污。獨清乃不嫌衆濁。况乎尙有一室之隔。彼此不相謀面。又何懼薰蕕之亂味耶。

國鈞攢眉言曰。弟言何常不是。然余之所以不樂者。以彼輩苟知吾兄弟飲酒於此。必且如蠅之逐人。營營然而來矣。雖吾輩返躬自問。初不憚此概豎之小人。但彼語言無味。面目可憎。覷面之餘。能引起人幾多不快之感。恐適間吾輩所食之肴酒。亦且將轉側於胸。而不得其所矣。

國衡曰。吾兄慮其來前。致引起吾輩不快之感。此事尙易於處置。蓋室以木板爲隔。彼此不能相窺。吾輩苟默爾不言。或言而僅能辨於咫尺。則彼輩或不知隣室之有人。即知之。亦不辨其伊誰。安能爲惡客之闖筵乎。今者雨已小住。俟食畢。吾輩即匆匆而去。又安虞其相值耶。國鈞聞言。頷首稱是。當彼兄弟絮絮悄語之時。聞隣室器皿之聲。與談笑之聲。相間並作。蓋備保此際。已以飲饌至前。彼黃某與甘修者。亦在舉杯相屬。彼此談話中矣。

從來造物弄人。每多巧不可階之事。彼雙方以無心相值於此。已屬事之不經見者。不謂趙氏兄弟。以懶於覷面之故。竟爾抑其聲息。寂寂效桃李之無言。而彼黃某與

甘修者。則正會晤於此。商榷其秘密之事。方以爲置身樓上。上不接於天。下不屬於地。屬垣無耳。談吐儘可自由。又孰知窺家路窄。齋地相逢。所議之人。正高坐隣室之中。彼此僅有一板之隔。所言儘可飭聞。而無遺漏乎。由是觀之。凡人甘爲不逞之事。而謂無人及知者。是直不啻自欺而已。

被國鈞國衡者。以憎厭二憾之故。已無復前此之雅興。恨不能即刻離此酒樓而去。比無意中。聞隣室之言。不禁心脈跳盪。不能自己。亟思一聆其究竟爲快。蓋彼之所言者。正關係己身之家事。而發現從前之秘密者也。黃某之言曰。事之變遷。匪人所料。吾輩耗幾許之心血。造此匿名之信。始克將彼淹滯病榻之昃周。催其從速離此人世。方以爲二子年少。易於熒惑。趙氏之家產。不愁無染指之地。孰料一場妙計。到頭竟爾成空。每憶前塵。真有令人不得不傷心短氣者矣。

嗚呼。彼昃周之死也。雖以憂患中人。病勢殭殍。而無端來一匿名之書。大肆詆詬。正如不繫之舟。顛頓於驚濤駭浪中。復來一陣之狂飈。促其傾覆。則其爲力。殆亦非鮮。

彼二子者。目覩其父覽書昏厥之狀。與書中所具毒螫之文。其切齒於致書之人。當然莫之或釋。惟以無從根究其主名。遂只得蘊之中心。懸爲憾事。不料事隔數年。今忽於酒樓之上。聞黃某之言。遂得發現前此之隱事。彼時二子所受之刺激。覺心房爲之震動。腦筋爲之眩暈。殆有不啻驚雷入耳者。但以事之所關甚鉅。亟思一聆其究竟。只得力抑感情。以聽彼輩之繼續談話焉。

於時甘修言曰。彼二子者。固屬狡獪可憎。而彼甘爲犬馬之朱安。尤覺令人討厭已極。夫趙氏之事。何與於彼。勗周臨死之言。詎是金科玉律。何彼竟不憚其煩。而爲之鞠躬盡瘁。若是耶。始吾意彼。或亦有因以爲利之心。不料彼有心如石。有目如盲。肥哉當前。不肯置口。願爲趙氏經營各事。不遺餘力。即教授二子之責。亦躬任之。脩脯且不願受。餽贈亦必固辭。汲汲皇皇。惟恐其不能得當。吾不解彼爲趙氏之子孫。抑或爲趙氏之奴僕。而願陳力效忠若是。天下乃竟有此等驂絕之人。是誠吾見亦罕者矣。

黃某曰。斯亦何足爲奇。彼前者隨鬪周之任。粵東其迂闊而不近人情。較此尤爲特甚。同事之人。罔不爲之側目焉。在彼方自以爲不遜聲色。不殖貨利。儼然以聖賢之徒自居。特在吾輩眼中視之。直書癡愚人而已。假使彼淡泊自甘。自適其事。亦復何與於吾輩。特彼不謀人。而乃妨害他人之謀人。彼不冒利。而乃破壞他人之冒利。斯不得不視之爲反對之讐矣。夫趙氏之事。吾輩苦心孤詣以謀之。鬪周既卒。二子當事。雖彼狡猾不肯就範。但積漸以圖。不患終無得手之日。乃彼橫身其間。肆其全力。對於趙氏之先業。如餓犬之護其食。對於鬪周之二子。如母鷄之衛其雛。精神貫注。無懈可擊。遂使人觀望徘徊。抱難於着手之嘆。今幸彼以有事之故。遠去鄉里。彼二子者。究屬年少易與。時會大不可失。機會難於再來。吾輩不可不乘此有爲之時。而亟謀一償前此之夙願也。

彼趙氏之兄弟。聞隔室二憾之言。不期彼此以目互視。心房皆躍躍而動。潛念失叔去此未久。謀我者已接踵而至。足徵彼之保護我者。大有虎豹在山。藜藿不採之勢。

矣。特恨此包藏禍心之鼠輩。既已肆毒於吾父。復思加害於我躬。究彼目的之所在。亦不過出於貪婪之一念。爲嗜利之心所驅而已。此正如蠅之投蜜。蛾之赴火。不至於焚溺其身不止也。

繼聞甘修言曰。吾輩於趙氏。亦無深讐宿憾。特欲自彼家中。取得利益。以期沾溉吾輩而已。在昔聞彼二子。本屬驕恣放縱之人。徒以朱安在旁。力加鈐束。遂勉強循規蹈矩。今者監督之人既去。吾意彼等當如馬之驟脫其銜。其躍躍思動也必矣。彼國鈞者。既以第一名入泮。國衡亦復與之同擡。少年意氣方盛。定必揚揚自喜。吾明日以往觀其文爲名。文人結習。勢必歡迎。然後再善觀風色。迎合彼輩之心理。以謀下手之處。當不患其不能入彀矣。

黃某抗聲而言曰。否否。汝之所見。尙與余有乖忤不同之處。蓋余於取得利益之外。尙欲觀彼趙氏之傾覆以爲快也。良以彼業經作鬼之勗周。不近人情。罔念戚誼。重朱安如泰山。蔑我若草芥。前此在粵東時。以纖細之事。竟爾揮我使去。比其返家之

後。我往晉謁。彼非餉以閉門之羹。即復詆詆之色。拒人於千里之外。吾脚之不啻刺骨。今彼雖云亡。而二子者。倘能守其家業。尙不足以竟我之恨。吾意當先投匿名書於二子。造爲蜚語。以離間彼與宋安之感情。然後再誘嫖賭之事。設爲局騙。花樣翻新。務期蕩析其家產而後快也。

二子聞此刺心之語。不禁怒氣勃發。幾於齧齒穿齦。暗念甘修之惡。尙可末滅。黃某居心狠毒。實屬罪不容誅。今既廉得其情。安可輕輕放過。當此思維之際。而彼黃某又發言矣。黃某曰。造匿名書之責。可仍由汝任之。至誘彼嫖賭之事。或非汝之所能勝任。吾將另選長才以爲之。務使其陷我網羅。無能或逸。事貴神速。不可稽延。吾輩分袂以後。汝即可從事着手也。

甘修曰。以吾思之。則汝之擘畫。容有未妥。彼匿名書之事。不過偶一爲之。焉可至三至再。倘不幸而前情俱發者。詎非自投於陷阱。至誘彼嫖賭。使之蕩析其家產。誠非吾之所能爲力。良以吾雖不拘拘於行誼。但自問於此等猥賤之事。尙爾未嘗問津。

吾仍將行吾之所謀。不能盡服爾之調遣也。

此際聞黃某作怒聲曰。噫。爾乃欲不服我之調遣耶。須知此事。我爲主動。爾不過立於服從之地位。今乃思蒼頭特起。獨樹一幟。微論其事之未必有成也。即使幸而獲當。其利詎能獨享耶。汝畏前情之俱發。斥嫖賭爲猥賤。何不自始即不與聞其事。而爲矯矯自好之士乎。今既挿身其間。而又多方顧忌。是真所謂胆小如鼠。不能不令人嗤之以鼻耳。

旋聞甘修冷哂曰。汝斥我膽小如鼠。吾亦憎爾心狠如狼。從此分道揚鑣。各行其是。爾事無與於我。我事亦無與於爾。孰能有成者。孰享其利。爾雖不嫌。其將奈我何哉。爾將以我爲心腹。惟爾之馬首是瞻。則汝計左矣。言訖。即聞其起自座間。悻悻下樓而去。黃某作恨聲曰。彼竟敢拂戾若此。殊出我意料之外。雖然。可以爲助者儘多。無須彼也。今日飲酒不歡。事成決裂。吾胡爲濡滯於此。雨止天霽。盍歸休乎。於是黃某亦遂含忽以去矣。

國鈞者秉性機警。其才足以應變之人也。彼於無意之中。得聞此關於切身之秘密。是直天假其便。而大足利用者也。彼此時轉輸於腦中。不但欲爲己身洩其憤懣。並且欲爲亡父行其報復。惟以所聞於二憾者。僅屬私談。並無左證。必須設法鈞距。使有把握可憑。然後始能訟之於理。俾伏其辜。今幸無端邂逅。彼竟絕不聞知。則斯事尙易着手。但恐洩留既久。洩漏機關。彼知所圖者。相隔一墻。竟爾備聞其底蘊。則自有相當之戒備。而不易於奏效矣。方在此中心惴惴。惟恐不能得當之際。而二憾以言語之不合。竟先後拂袖以去。事機之窺破。至此儘可無虞。國鈞此時。乃灑然如釋重負。不禁顧國衡而微笑也。

國衡忽作色曰。此萬惡不赦之凶賊。誠所謂殺之不足蔽其辜者也。前者吾父病重之時。一紙飛來。壽命遂促。沉沉數載。莫究主名。今幸天誘其衷。吾兄弟置身其旁。彼竟冥然罔覺。盡吐其實。並得悉彼狡謀。尙思引誘我兄弟。蕩析我財產。以快其不逞之私。此其凶頑陰險。誠所謂豺狼其心。而虺蜴其性者也。罪狀既著。顯爵難逃。務須

治以應得之罪。用示儆惕於將來。庶上可慰亡父在天之靈。而下以洩吾兄弟之恨焉。

國鈞曰。弟之所言。特激於一時之意氣。惜未能熟思而審處之。夫背後私談之語。何能據以爲憑。若面相質證。彼謂並無此事。其將奈彼何哉。今者會有天幸。二人以意見不合之故。竟互相詆謔以去。吾輩正可利用此機會。略施智術。誘之俾自吐其實。則斯事不已。從茲解決乎。况乎罪有首從。未可一概而論。彼黃某者。首惡也。其罪決不可逭。甘修者。從犯也。於情尙有可原。吾輩宜藉甘修爲鐵證。以制黃某之死命。則彼又烏有狡賴之餘地。如是則前讐可復。後患永絕。詎非策之善者。蓋事必通盤籌畫。而始無失敗之虞也。

此等詳密之討論。出諸國鈞之口。不由沁入國衡之心。乃屢領其首。表示贊成之意。終乃謂其兄曰。弟以一時憤懣填胸。遂不暇爲澈首澈尾之打算。今聞兄言。如開茅塞。敢問所謂利用此機會。略施智術。誘之俾自吐其實者。其道若何。國鈞曰。此事吾

心中已略有籌畫。蓋將誣甘修之供。用證黃某之罪。彼不言明日將假闕文爲名。晉謁吾輩乎。是直不啻自入網羅。吾輩可效諸葛公之誘陸遜。使彼陷身入陣圖中。莫知所出。至於詳細之佈置。當俟吾輩回家後。再行商榷。此間倉猝。不能遽定也。國衡曰。兄計慮週詳。弟實退避三舍。所惜者朱叔未。在。乃不能代爲主持。國鈞曰。斯事吾輩儘可自了。何必假手於人。况朱叔秉性嚴正。向不以智術自矜。彼或未必以吾輩之誣誘爲然也。

斯時二人飲啖已終。傭保進而歛器。國鈞即以隔座之客。胡以來去匆匆。傭保曰。茲事吾見亦罕。蓋彼等酒肴。尙未用盡。竟分袂各自而去。况觀彼面容。均有不豫色。然詎有何爭執事者。君等與彼相隔伊邇。乃未有聞乎。國鈞搖首示以不知。遂即下樓付錢。僱僕從以去。於時細雨甫過。微塵不揚。兄弟心中。皆懷有一種難言之快慰。一路行來。乃不覺其腰脚之健也。

第十三章 慣用詐者乃墮人術中

凡人躬爲不善。常自以爲諱。莫如深。他人無從窺其隱秘。孰知鬼蜮之行。終有發覺時。特遲早不同耳。彼甘修者。受蠱於黃某。妄思分潤趙氏之家產。前者受其嗾使。代修匿名之書。不意勗周雖歿。所懷不售。既見摺於二子。復被阻於靜怡。中心鬱鬱。以迄於今。每思得有相當之機緣。再施其前此之伎倆。近以靜怡遠行。遂謂時難再至。機有可乘。蓋彼二人心目中。終以爲二子年少。易於簸弄。特性崎於剛。宜以陰柔施之。遂思一變前者要刼之手段。而爲誘惑之行爲。總期能達其謀利之目的。而後止。不料酒樓一席話。竟至彼此意見紛歧。在甘修之所謀。不過圖己身之利益。在黃某之居心。則思傾趙氏之家產。語言不合。遂致乖張。終於拂袖以去。最奇者。莫爲之先。莫爲之後。在此二人聚談之頃。而彼趙氏之兄弟。即在隔室之中。一一耳聆而默識之。造物之弄人。爲惡之必報。於此可謂信而有徵。究之惡有差等。則人之繩之也。亦有緩急之不同。彼趙氏兄弟。以黃某爲首惡。罪不可道。以甘修爲從犯。情有可原。况證以今日所言。則其罪狀亦大有逕庭。於是思就甘修之來謁。設法誘之。俾自吐其

寶用以確定黃某之罪案。獨惜彼二憾者。猶自各矜意氣。依然在夢夢中也。彼甘修者。方自以爲謀定而動。用投二子之所好。雖不能一旦成功。亦可浸潤而入。決不至遭彼白眼。而落落難合也。良以文人之自矜其文。無殊父母之溺愛其子。苟有人從而譽之者。罔不引爲大快。彼二子者。少年氣盛。甫撥芹香。忽有人踵門請謁。謂將一捧讀其文。必且喜出望外。引爲知己。前此縱有小嫌。亦且渙然冰釋。此策之必售。蓋有不待著龜。而可以自信者。於是午飯以後。乃匆匆詣趙氏之門。於路行來。腹中預行起稿。既見二子。宜如何立言。始能得彼非常之歡喜。以己度人。會心不遠。措辭若蜜。無憚其甘。思之既已嫺熟。暗自詡其設計之工。不禁喜溢眉宇。中有所思。乃不覺其行路之久。及一舉首。則趙氏之門。已儼然在望矣。

自前此勗周安厝。親族會議之時。甘修亦插足其間。嗶嗶多口。比爲二子所揮斥。赧然自覺無顏。逮靜怡宣示遺囑。始悉託孤有人。遂與黃某。聯袂掃興以去。自是以後。數年之中。乃迄未履趙氏之闕。今日舊地重來。乃不期將已往之事。於一霎工夫。自

腦海翻騰而起。前者成竹在胸。心神頗覺愉快。此際陡憶往事。微有志忑不安之狀。足證違反於義之事。不肖者雖悍然爲之。而良知則未嘗不爲之警告也。但甘修雖略行躊躇。然亦復鼓其勇氣而前矣。

朱門不扃。厯階而升。既抵僕役傳達之室。則謂將謁其主人。請爲入告。此際甘修。中心頗爲惴惴。蓋以己與趙氏二子。臭味既異。蹤跡復疏。彼僕役之恒性。率皆觀主人之好惡以爲好惡。偷不爲入報。只告以主人不在此。則斯事左矣。孰知彼之所料。乃不中肯。僕役見彼之入。皆起立承迎。目之而笑。並謂吾主人候君久矣。當即導之詣會客之室。行時僕頗頻望其顏色。幾於忍俊不禁。甘修不禁一團疑雲。佈滿胸內。潛思吾爲不速之客。彼輩胡預知吾之來耶。且目余而笑。頗滋疑竇。此中得勿有何情節。乃婉言以詢僕曰。吾之來此。汝何故乃能預知。請舉其情告我。蓋我對於此事。頗滋疑訝也。僕莞爾曰。茲事愧吾不能語君以詳。俟少頃。面吾主人。當聽得其梗概。君胡爲不能忍此須臾。言時已抵客室。僕乃請其入內稍候。謂將入告吾主人也。

趨起而進。幾於步履弗整。蓋中虛之人。自然情怯。今見僕言辭閃爍。幾於疑鬼疑神。頗若置身五里霧中。四面皆成迷障。念欲取消前言。不調而去。不惟事成笑柄。且恐難以脫身。愈思愈窘。煩擾滋甚。置身客室之中。坐立皆莫知所可。頗自悔此行之失計。乃無端陷入樊籠焉。

比至驚悸稍定。神氣漸清。因思對於趙氏之秘謀。除己身週悉其事外。知之者僅有黃某。更無第三人。蝨於其內。已既守口如瓶。未常洩隻字。想黃某以利害之關係。亦決不至喪心病狂。逢人輒道。是則此事。決無輾轉傳入趙氏兄弟耳中之理。況此事湮沉乎數年。爆發在一日。揆諸情理。亦殊不近。蓋彼兄弟苟悉其底蘊者。當早興問罪之師。胡待今日。至吾輩最近之舉動。僅有昨日酒樓秘密談話。上不接於天。下不屬於地。既當降雨之際。又非當飯之時。自信除吾輩外。絕無慮乎他人之竊聽。是則今日僕役詭異之言笑。果胡從而至哉。以理測之物。不內腐。蟲決不能自外而入。斯事既無罅隙之可尋。當無慮其洩漏之理。則僕役之言笑。或另有他故。亦未可知。吾

以挾詐而來。或不免中懷自沮。妄生疑慮。殆如昔人所稱。蛇影杯弓。因以致疾者非耶。

甘修思維及此。心乃爲之一寬。遂就案旁之椅而坐。似乎略伸其眉。不料爲時已有頓飯之頃。尙未見主人之出。不禁一點疑雲。又復顫動於心絃之上。暗念今日之事。終非佳兆。不然何以甫來之時。則謂相候已久。及至入告。又復俄延不前。設此疑陣。果胡爲者。吾意歎接佳賓。其道決不如是也。於是甘修此際。心靈又爲恐怖之念所侵襲。其不安有如熱螫之蟻矣。

當此中懷擾攘。晷刻亦不能耐之際。陡聞足音蹙然。起於院外。甘修亟欲一覘來者之顏色。用卜所值之休咎。於是隔窗外望。以決其疑。不意目光甫及。竟體如被冰雪。骨節皆策策而動。蓋目中所覩者。決非佳消息也。則見國鈞在前。怒氣盎然。現於其面。口中喃喃。不知作何語。以狀卜之。殆爲憤豈之言者。後隨健僕數人。其勢洶洶。若將捉盜。以直指此會客室而來。甘修不禁喟然而嘆曰。自作孽。不可活。吾今日殆投

身陷阱之中。而莫能自拔矣。

國鈞既抵會客室之前。則力掣其門。岸然而入。目露兇光。直射甘修之面。僕役雖立身戶外。亦皆作鈴目血齒之狀。似主人之令一出。即將奮其老拳者然。甘修聞此。本欲鼓其精神。前而致辭。或藉口舌之能。得脫目前之厄。不意爲對方之勢所懾。竟如身病癱瘓之人。木坐椅上。無復起立之能力。而口中呐呐。亦不能措一適當之辭。此際國鈞已兀立其前。切齒而言曰。作惡之狂奴。汝真胆大如斗。竟敢躬履吾欄。須知汝前此所犯之罪。及今日所懷之惡意。吾已澈底清知。盡得真相。會須捉將官裏去。科以應得之罪。用爲作惡者之炯鑒也。

夫竭誠拜謁而主人之所以待之者。竟爾大聲叱呼。如處盜賊。且謂其懷有惡意。將繫而付之官署之中。使在衷懷坦坦。問心無疚之人。決不能甘受此辱。蓋此而可忍。孰不可忍。凡有血氣之倫。固罔不懷有義理之怒也。無如甘修者。則不能與此等量而齊觀。蓋前此既有匿名之書。昨日又有酒樓之議。捫心自問。實抱一腔惡意。懷不

利於趙氏之念而來。今乃被人洞燭其奸。當面揭破。不惟發今日之覆。抑且究往昔之眚。語語直揭肺肝。有若虛堂之鏡。入耳驚心。罔知所措。殆有不啻晴空之霹靂。盤旋於頂上者然。雖思侃侃置辯。無如其中已餒。不知如何設辭。始爲得當。則甚矣爲惡之人。一經指斥其隱匿。即有如直褫其魄也。雖然。事機已迫眉睫。固不容嘿爾不言。束手待縛者。於是甘修亦復鼓其勇氣。前而置辯矣。惟以其情既虛。問心有忤。只能爲和平之論調。不敢出激烈之言辭。若有迫之不得不然者。於時乃赧赧謂國鈞曰。君乃仕宦之家。夙明禮義。烏有以此等面目向客者。且我與君家。已數年不通往來。今以有事之故。故爾踵門請謁。君乃申申而嘗。相待有若寇讐。余自問並無開罪之處。何以逢君之怒若此。得勿受無端之讒。而乃生此意外之疑歟。

國鈞怒而叱之曰。咄。汝惡徒。事至於今。尙欲爲遁辭以自飾耶。須知汝前後之所行。余此際已了了聞知。不遺毫髮。無復容詭辯之餘地矣。謂余不信。則請揭汝之隱。以明我非誕謾之辭。汝謂數年已不通往來。今以有事之故。始來踵門請謁。夫汝之所

謂事者得勿假辭欲觀我兄弟二人之文。故作諛辭。藉端親近。將陰以售其欺詐之念耶。我之所言。是否中肯。汝可自思得之。國鈞言已。努目而視。蓋不啻若見其肺肝焉。

甘修前此。尙爾輾轉於胸。思狡辭以自脫。蓋國鈞雖加以呵責。而事之有無。固猶在若明若昧之間也。今忽爾直搗隱衷。將其含意未伸之事。一代爲合盤托出。驚悸惶駭。乃不啻利刃直貫其胸。然猶奮其最後之氣力。吃吃而言曰。君之所云。過於詭。詭。吾直不知其從何說起。但此時口雖置辯。而其音則已枯澀顫動。足徵其中心餒怯。已達極點矣。國鈞則怒極而笑曰。汝尙思爲脫卸之計。欲以不知二字自了耶。吾今再舉證入證地。以實吾言。看汝尙何說之辭。蓋汝之詭謀。並非一人。尙有黃某屬於其內。昨日共議於酒樓之上。於時正當微雨。吾言已畢。汝試澄心思之。尙能爲遁辭以自飾否。

斯言既出。甘修身如觸電。震顛不能自禁。而冷汗森然直淋其額。一時神智昏昏。亦

不辨國鈞。知其內情。何以如此詳確。惟念情真罪當。避免無從。勢必將往昔投匿名書之事。一齊兜翻而起。二子偷訟之公堂。謂其父之死。以此爲主因。則百喙將何以自脫。思維至此。恍若已與黃某。身被五木。鐵鎖嚙嚼者然。恐懼之念。縈擾於胸。遂不覺頽然長跪於地矣。

夫甘修者。固士林之敗類。以健訟著聞於時者也。平日顛倒黑白。以曲爲直。其事蓋不知幾許。斯固彼所擅之長技。而足以應變於臨時者也。今乃對於其思加侮辱之國鈞。伏地而請命。不敢再爲狡賴之辭。抑何深自貶損。乃爾不知彼等對於趙氏之陰謀。除黃某外。並無第二人與聞其事。今國鈞忽爾面數其罪。歷歷皆如面觀。疑鬼疑神。直不知其從何洩漏。此等猝不及防之事。雖在儀秦。亦將失其辯。又何論於甘修者。於是乃低首慙怍而言曰。君既有目如電。洞燭內情。余亦不敢再爲隱飾。惟自問所犯之罪。不過誤聽人言。妄爲附和。只動於嗜利之念。並無讐復之心。論情固在可原之列。彼主謀者。固另有有人在也。君既察及隱微。則其人當無俟吾之指實。尙望

分別重輕。曲予原宥。則感激之忱。謹當沒齒弗忘。知君雅量高風。必不與吾齟齬較計也。

國鈞見甘修長跽乞哀。知其已入己之彀中。則故大聲以詬之曰。汝直首惡耳。一切之罪狀。均由汝一人主持搆成之。今乃謂受他人之蠱惑。冀以減輕其罪耶。夫他事尙屬可道。惟當吾父病勢綿惓之時。乃妄投匿名一書。恣其狂吠。以致吾父憤怒填膺。奄然而逝。斯實罪大惡極。爲情理所萬不能赦者。吾必將訟之有司。得汝而甘心。以期仰慰吾父在天之靈也。

甘修惶恐言曰。茲事吾決不敢欺君。謹當抒誠以告。前此匿名之書。其文實吾搆之。其字實吾書之。但發縱指示者。固另有人而非我也。譬諸器械。固足傷人。然非器械之本意。爲人所使。不得不然耳。故世只有讐殺人之人。未有讐殺人之刃者。以此喻吾所犯之罪。其旨蓋不中不遠。蓋吾與君家。夙無絲毫之嫌隙。致人於死。良非本懷。况君父撒手塵寰。其事與我何利。乃甘冒罪戾而爲之耶。不過當時受人之蠱惑。

謂此中有利可圖。遂爾利令智昏。悍然爲之。及今回思。心中乃不勝其悔。故謂吾嗜利而躬冒不韙者。余實甘罪無辭。倘謂余犯害人之大咎。則指誓天日。未敢承認。斯非避重就輕。實傾吐其本懷。而無稍作僞於其間也。

夫國鈞危辭恟嚇。以罪加諸甘修一人之身者。蓋欲自其口中。供出黃某。以爲移花接木之計。不意甘修雖屬小人。尙不肯遽行供出其友。輾轉遷延。迄未吐露。國鈞至是。乃不得不直捷痛快。以激之曰。汝雖自稱受人蠱惑。並非主謀。而黃某告我。則謂斯事之釁端。均由汝一人肇之。使據汝言爲信。則彼之告我。乃盡誣乎。斯言也。實出甘修意料之外。驟罰之下。不禁怒氣上騰。勃然變色。自地上一躍而起。面目之猙惡極矣。

甘修憤極而詈曰。斯事之發洩。乃由於黃某之告密耶。彼乃以其罪戾。加於吾一人之身耶。是真吾百思所未能及者矣。夫斯事之首尾。均由彼一人主動。今乃甘心賣友。自圖脫却。吾決不料其喪心病狂。至於斯極也。蓋彼以不嫌於君父之故。故爾譁

張爲幻。以恣報復。又以獨力有所不及。乃設辭以聳吾聽。約事成共享其利。不幸當時所謀不逞。則靜俟時機。以爲後圖。今因朱君靜怡遠出。以爲有機有可乘。遂思熒惑君家昆弟。以快其私。約吾會晤於酒樓之上。以謀其事。因彼此意見不合。互起爭鬥。余遂拂袖而去。謂彼此當分道進行。不相關白。孰知彼以脚怨之故。竟爾歸罪於我一人之身。私行告發於君前。以爲卸罪市恩之地。似此等狐狸狐措。反覆傾詐。殆真小人之尤。爲狗彘不食其餘者矣。

夫黃某固未嘗洩其陰謀於趙氏昆弟之前也。亦未嘗歸罪於甘修一人之身。以爲自圖脫卸之地也。良以彼係主謀。甘爲從犯。倘自發其陰私。以希成其卸罪於人之計。彼甘修身非木偶。獨能默爾而息耶。勢必互相攻訐。不遺餘力。而真情盡行暴露矣。未見其利。先蒙其害。黃某之愚。決不至此也。特以趙氏昆弟得聞酒樓之密謀。國鈞心思機變。遂爾設此游辭。用誘甘修吐其實供。以爲按實黃某罪狀之地。其計畫可謂巧矣。至甘修夙以欺詐爲事。何至今日躬蹈其樊。而不能自覺。則以前後之陰

謀。除黃某與己外。實無第三人。插足其間。今聞國鈞洋洋灑灑而言之。恍若目覩其事。是非黃某自行吐露。國鈞何從挾其隱微若是乎。彼乃不料昨日酒樓之談話。一壁之隔。人已歷歷聞之。天下竟有此巧不可階之事也。兼亦會有天幸。則彼與黃某。意見不能融洽。竟至互起紛爭。終於決裂以去。今日國鈞以言餌之。正中其猜忌黃某之心。以爲必係挾嫌告發。用爲洩憤之地。遂至墜入國鈞之術中。一一盡吐其誠款。殆所謂作老娘三十年。今竟倒纏孩兒矣。嗚呼。惡人慣於用詐。今乃爲人所愚。彼國鈞者。乃即以其人之道。還治其人之身。洵可謂讀書有得。會心不遠者矣。

國鈞見甘修。既深信己之所言。業經自吐其實。則更爲言以激之曰。汝二人各執一辭。吾乃莫能驟辨其孰誠孰僞。蓋汝謂一切陰謀詭計。均由彼主持之。汝不過見利而動。爲其所用而已。彼則謂對我趙氏之不利。其事實由汝首先發難。昔在吾父病極之時。妄投匿名之書。汝實爲造意之犯。今茲朱君遠去。又欲誘我兄弟爲狹邪賭博之事。以期頽墜我家聲。蕩覆我財產。居心狠毒。罪莫與京。彼不過一時之昏瞶。爲

爾甘言所誘。遂至朋比爲奸。今已自悟其非。故不惜自行投首。以爲懺悔之地。並謂我兄弟。苟不肯遽信其言者。彼甘修將於明日來謁。陽以閱文爲名。陰以售其欺詐。不汝果如時而至。是彼之言中矣。吾又安從辨汝之是而彼之非耶。

甘修聞之。面色驟頰。目皆欲裂。切齒而言曰。天下乃有如是毒螫之人。誠爲吾所罕見者矣。夫彼與君家有釁。處心積慮以謀報復。又慮獨力之不克有成。乃將我牽入漩渦之中。以爲臂助。卒之事未有成。吾雖被同惡相濟之名。始終並未蒙絲毫之利。今以一朝之忿。竟悍然爲獠犬之反噬。吾不知彼何所利。而喪心病狂。至於斯極也。國鈞慮其由疑生悟。則亟以言釋之曰。彼此行亦殊不爲慮。蓋挾其告密之功。已向吾乞得二百金去矣。

嗟乎。怨毒既已腐心。金錢尤足聳聽。彼甘修無怨無惡於趙氏。其唯一所抱之目的。惟欲藉端從中漁利。以期填其慾壑已耳。今所謀不償。進退維谷。國鈞兄弟執此而興訟者。勢將陷身狴狴。剖白亦殊大難。而彼身爲禍首。中途變節。嫁禍於人。私行肯

密之黃某。竟已獲得重金以去。是他人食齋而已。乃茹荼。其憤慨之情。殆有非言語所能擬喻者矣。

於是甘修跌足而嘆曰。君奈何墮其術中。竟爾以此重金。與彼狼子。夫彼以隨任粵東。爲君父所逐之嫌。故造作匿名之書。恣其醜詆。用促君父之死。特以文字非其所長。故假手於吾。以成其事。若取往事爲喻。吾不過草檄陳琳。而彼則與曹爲讐之袁紹也。其罪孰輕孰重。在君當能辨之。至昨日酒樓之謀。吾不過欲追隨君家昆季之快者。乃彼之謀而非我也。此事吾敢引九天爲徵。以誓於君前。即使對薄公庭。吾亦將直言盛氣以折之。務使其輸服而後已。蓋已蒙其利。而加害於人。無論若何驕痴。孰肯甘心忍受者。君夙號聰察。料事有如觀火。雖一時爲其所愚。今請以雙方之言。彼此對勘之。當不難眞僞立辨也。

國鈞聞言。故作躊躇之狀曰。汝之所言。亦殊近理。但彼黃某告我者。亦能持之有故。

汝二人逞其私衷。互相攻訐。此正昔人所稱。此亦一是非。彼亦一是非。吾又烏從而定之。特汝二人之所爲。均思不利於我家。訴之有司。彼此皆罪有應得。至其間首從之分。輕重之異。則必待對質之後。始能昭昭然黑白攸分。吾家非公堂。入非讞吏。私人之談話。不同訊鞫。吾縱助黃某張目。汝未必即服上刑。吾爲汝右袒。黃某亦未必甘服。總之汝等之陰謀。既以內部失調。自行暴露於外。吾爲懲前毖後之故。自不能不訴之官中。彼此有何言。儘可於審訊之時。力行折辯。則眞者自眞。而僞者自僞。當不患不能水落石出也。

甘修慨然曰。吾輩躬冒不義。在君固有起訴之權。余亦決不因此而有所畏。蒞逃避。况黃某身爲戎首。嫁禍於人。擷取多金。可憎已極。余亦甚願對簿公庭。盡發其覆。俾知我非易與者。蓋彼出爾反爾。自矛自盾。匪獨爲君之讐。抑且結吾之憾。吾必擠之至泥滓而後快。君如不信吾言者。拭目觀之可耳。言訖。即欲興辭而去。國鈞尙未置可否。忽有一人闖然以入。厲聲而言曰。甘修。汝已身爲罪人。烏有來去自由之權。欲

出吾門者。殊非易事也。

第十四章 惡人之自斃

甘修以國鈞雖未遽信其言。而此際情辭和平。已無前此咄咄逼人之勢。即使欲訟之於理。亦非咄咄之問。即行立辦者。於是遂思暫行脫身以去。免至如置身荆棘之內。蹣跚難安。不料在國鈞未加可否之際。忽有一人匆遽以入。厲聲詞叱。不允其請。甘修惶恐之餘。中心躍躍而動。竊念一波未平。一波復起。今日之事。將不知伊於胡底。是非黃某陷我。何以至此。因之痛恨之心。較前益復加劇。再視彼爲梗之人。方滔滔數其罪狀。其人伊誰。則國衡也。

斯時國衡作忿忿之色。指甘修而謂國鈞曰。是乃巧言如簧之鄙夫耳。兄奈何遽信其詭詐之辭。而許其去乎。夫彼與黃某。朋比爲奸。有同狼狽。今以所計不售。又復花樣翻新。互相攻訐於我兄弟之前。又安知其非陽以相傾。而陰以相成乎。即使其事並無協商。而縱之使去。則二憾相悟。必且棄讐言好。沆瀣一氣。明日之對簿於公庭。

善知其將譏言罔極。而互相掩覆以爲能。蓋臭味相投之人。自應爾爾也。是則吾輩若聽其去。不啻留彼與黃某握手言和之地步。天下愚騷之事。孰有甚於此者。吾兄奈何未之思耶。以弟之愚。則惟有即刻將彼捉將官裏。然後再繫黃某與之對質。庶使其彼此各不相謀。而無串辭狡賴之餘地也。

夫國衡之意旨。所以不許甘修之去者。辭鋒所指。蓋側重彼去之後。或與黃某乘讐言好。而不復自吐其實也。雖然。黃某之告密。其事莫須有。妄設疑陣。果胡爲乎。是蓋逼緊一步。將使甘修憤激於中。急於自明其心跡。因而取得其證據之地步也。彼趙氏兄弟。對於誘致甘修。早已預定其步驟。譬諸行軍。虛者實之。實者虛之。迷離倘恍。有若五花八門。當不虞敵人之不入我掌握也。

彼慣於用詐之甘修。今日乃墮入術中。而不克自拔矣。於時聞國衡之言。中心憤懣已極。因侃侃自明曰。君之所億左矣。夫吾亦戴髮嚙齒之人。安能恩怨不分之。至於此極也。彼黃某者。始則引我爲同謀。終則設辭以陷我。翻雲覆雨。狡猾無倫。吾恨不

力批其頰。以洩吾憤。又焉有復合之事耶。蓋吾二人之交誼。今日已如墮地之甑。縱有若何之巧匠。不能使之復整。良由怨隙已深。無從解脫。異日對質於官中。吾必竭其力之所及。用以證明其罪。務使其無從抵抗而後已。蓋我之出此。亦自有說。一則以報個人之怨。一則以贖前此之愆。對於君家。庶可差告無罪。倘賢昆仲猶不以吾言爲信者。吾固不憚指天而設誓也。甘修言時。頗有義形於色之概。大足覘其表裏如一焉。

趙氏兄弟。聞甘修之言。彼此以目互視。頗若躊躇於中。不能決其必信者然。國衡徐言曰。在昔有云。人藏其心。不可測度。美惡皆在其心。不見於色。吾烏知其今日之所言。明日不行反汗耶。國鈞頷首曰。弟之所慮是也。蓋言之爲物。譬若飄風。不可捉攝。彼今日或係迫不得已。如是云云。倘明日反其所言。概不承認。吾輩又烏從而證實之乎。斯固不可不深思而熟慮者也。國衡國鈞之言。若彼此自行商榷。而無甘修之在旁者然。實則正係取瑟而歌。使之聞之之意。將使彼躍然有動於中。甘心願書其

證據。而雙手奉獻也。

果也。預定之計畫。至此竟告成功。而彼習於欺人者。竟爾聳身入彀矣。於時甘修亟欲自明其非僞。乃前而言曰。賢昆仲之所慮。吾已悉其意之所在。蓋以言之爲物。過而不留。今日以爲如此者。明日又或以爲如彼。喉舌一動。自行抵觸。他人固莫如之何也。夫此等之顧慮。自在情理之中。若是吾縱敝舌焦唇。將亦難得兩君之信。雖然。余竊有法以處此焉。蓋宣之於口者。固不足取以爲憑。而書之於紙者。則儘堪執以爲據。吾今將以此事之始終本末。據實直書。用交兩君收執。庶可證我決無翻覆其辭。再助黃某之意也。

至是而趙氏兄弟之目的達矣。於是國衡立譎其容曰。果能如是者。足證君心無他。而吾兄弟之疑團。亦將渙然冰釋。但彼黃某之罪狀。君宜力爲證實。不可曲爲之地。始足見君之質直而好義也。國鈞曰。弟亦過慮矣。是何待言。蓋彼甘君之爲人。本非黃某之比。特以一時爲其所熒惑。遂至有不檢之行。今既憬然自悟其非。從而自書

其經過之事實。勢必藉此瀟灑舊污。不復稍遺餘力。良由其改過之勇。進德之猛。有以驅迫之。而使之不得不然者也。

嗟夫。彼趙氏昆弟。前此對甘修之面目。不啻激電迅雷。而此際之言辭。乃有若和風甘雨。則甚矣。如得其情。而哀矜勿喜者。其造詣殊不易至也。於時甘修聞此不虞之譽辭。乃欲然而言曰。兩君之獎借。所不敢當。惟我落筆之前。有一事焉。不得不予以申明者也。蓋對於君家之陰謀。其事始終。我均居於被動之地位。倡其議者黃某。主其事者黃某。我不過受其煽惑。牽於嗜利之一念已耳。今我自記其經過。亦復據事直書。決不以一毫之僞。羅於其內。甚願兩君洞燭隱情。原其心跡。知我形諸筆墨者。俱爲當時之真像。並非彼此既已睚眦成讐。遂盡推其罪惡於人。下井墜石。留爲自全之地。此則不得不求君等之諒宥者也。

趙氏兄弟。聞甘修之言。知其自爲脫卸之地。但據實而論。黃某確係罪魁。彼則不過從犯。其言亦不無可信者。况天下無論何人。對於己身之罪狀。未有不曲爲之諱者。

今既千方百計。誘之使自書其供狀。則黃某之罪。已不啻鐵案如山。將來訴之官中。決無倖免之餘地。殲厥渠魁。已足慰亡父之靈。而伸往昔之憤。彼甘修者。固不妨寬大爲懷。而稍從末減矣。兼之彼既歸罪於黃某。盡獻其底裏。則黃某啣之必深。公堂之上。必當肆其攻訐之力。彼亦不能逍遙事外矣。如是則鵠蚌相持。固儘可坐收漁人之利也。

國鈞於是含笑而言曰。此何待於陳述。余固知此事之本末。均由黃某一人作祟。君不過爲其所愚耳。况君前此雖因一時之不明。妄行助彼。而今則幡然悔悟。棄其舊染。而努力於自新。一紙書成。罪人斯得。平心而論。足贖前愆。是則此事之證明。殊爲有功於我趙氏。吾兄弟甚願蠲棄前嫌。而與君握手也。夫吾輩既有如是之存心。又安忍覩君陷身於罪罟。將來對質官中。吾輩且將肆其力之所及。爲君洗刷。務使罪歸黃某一人。使君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已。一俟此事告終。吾兄弟且將稍盡棉薄。以酬君慷慨作證之情也。

此等甜蜜之辭。入於甘修之耳。直使其五中感激。幾至涕零。深信趙氏兄弟。確爲好相識。中懷坦易。不念舊惡。而自悔其前此追隨黃某之誤也。於是口中荷荷。乃不克覓一適當之辭。以表白其謝忱。然其肝膈所蘊之情。則已盎然達諸面目。二子辨其色而識其心。知彼確已入於穀中矣。譬諸投頑鐵於爐中。趁其火力正熾。已歸鎔化。則當疾行加以鉗錘。爲方爲圓。儘可宛轉如意。否則時間一過。又復凝固而無着手之處矣。

彼二子者。固屬機警異常。覷得機會。即能利用。而不肯縱之使逸者也。於是國鈞伸紙於案。國衡取筆墨。轉面向甘修或推之。或挽之。使之就座。含笑而謂之曰。君昔日與黃某共事。今則與吾輩爲同調矣。前爲冰炭。後則水乳。人事無常。殊可笑也。雖然。吾輩信君之改絃更張。實爲出幽谷而遷喬木。今茲草此一紙。即屬與吾輩之講和書。而與彼黃某絕交之宣言也。君其好自爲之。藉以表明心跡。吾輩謹拭目以俟焉。嗟夫。此一席策勉之辭。甘修益深其感激之念。因之毫無猶豫之色。振筆疾書有如

宿構。將彼黃某。造意犯罪之事。一一記述無復遺漏。至于碍於己者。則多方擺脫。謂係受嗾使者之愚。且兼述其悔悟之意。用以爲自全之地也。

一紙書成。呈之二子。二子受而觀之。見彼措辭之內。雖爲己身委曲求全。而黃某之罪狀。則已著著證實。殆所謂鐵案如山。無復移易。知此一場辛苦。所謂把握者。已經到手。無復有需於甘修者矣。於是國鈞將此紙鄭重藏之。乃溫顏語甘修曰。君草此紙。亦殊不易。以吾兄弟之本懷而言。本期有以酬君之高誼。但念即奉阿堵。則彼此之事。有同交易。是君以利而動。非以義而動也。似此等以不肖待人之事。非惟吾兄弟所不忍出。抑亦君之所不樂受也。今請彼此相印以心。留爲異日酬庸之地。則與者無以貨取人之嫌。而受者亦可無所用其忸怩矣。君拭思之。吾言是否。今者爲時已晏。君儘可自適己事。而無所用其濡滯爲也。在甘修未曾落筆之先。爲一時感情所激動。凡可以致黃某之罪。博二子之歡者。蓋無所不用其極。迨書成授之二子。不能無洋洋自德之色。以爲彼輩既引我爲同調。若是其親厚待我矣。今我更竭盡心

力助之復讐。墨藩着紙。足爲左證。則彼之暱我者。必且較前更甚。今者天已漸晚。勢必以酒飯欺我。商權所以控訴黃某之方。從此進身有堵。不患無生財之地。於是幻想之中。構成幾多空中樓閣。中心躍躍。喜不自勝。比見二子審視既畢。以爲必有佳消息相貺。逮聞國鈞之言。外雖溫婉。而實則異常冷峭。其滿懷之失望。誠非始願所及料者也。

於是甘修竊念。始則不容其去。今則不許其留。雖措辭之間。委婉動聽。而按之實際。則不啻下逐客之令。何一霎之間。態度前後迥異也。憶吾今日蒞趙氏之門。雖爲時僅屬半日。而所經歷者。則變幻不可方物。始則待若寇讐。繼則引爲友好。終乃淡然漠然。視同陌路。雖我之爲人。亦屬因時制宜。不主故常。然亦未能善變如此。詎彼趙氏之昆仲。殆所謂君子有三變者耶。

在甘修雖抱一腔失望之意。然而宣之於口者。業已駟不及舌。書之於紙者。業已勢成鐵證。則茲事已經告一段落。無復其他可言。今主人既不相留。似未便久爲駐足。

因即起身興辭而去。彼趙氏兄弟意頗輕藐。僅略一頷首。亦不行送客之禮。與適間之態度涼煥迥殊。甘修雖歛望已極。然亦無可如何。只能蹣跚而出。斯時旁立之僕圍亦皆凝望甘修之面。彼此示意。目笑存之。現種種揶揄之色。甘修爲此等輕侮之環境所包圍。頗覺心脈跳盪。赧顏無地。自客室而出。以達於門。一路行來。惶悸萬狀。似覺趙氏院中之一花一木。皆若向已招展作態。肆其譏嘲者然。於是俯首疾趨。若避虎狼。以期速離此刺心之境。免致神明內疚。蹣跚難安。嗟夫。惡人之作惡。不幸而發覺。則其所受良心之責備。殆較身被刑罰爲尤酷也。

甘修既出趙氏之門。覺心神爲之一爽。然適纔之恐怖惶愧。猶似餘音嫋嫋。顫動於心絃。偶有人迎面而來。從而向己注視。疑慮之念。即不禁油然而生。一似己身受人窘辱之事。彼已洞曉靡遺。遂以狡獪之目光。頻頻顧盼。以肆其姍笑者然。繼而思之。亦知必無其事。但疑心故故而起。雖欲力加禁止。乃若有所不能。因亦悟及己之神經。受刺過於激烈。遂致呈此異徵。避免之法。自以不與人類接觸爲是。於是力投僻

巷。幾於蒙袂而趨。其情亦大可憐矣。

夫懊惱之事。人咸欲竭力屏除於思想之外。以免自亂心曲。然而有所不能也。其勢正如討厭之青蠅。甫經揮去。旋復來集。擾攘乃初無已時也。彼甘修者。弄巧不成。竟爾成拙。往事既已承認。供狀亦復授人。事既若此。斯亦已矣。不謂甫脫陷阱。倖獲自由。而無謂之思慮。旋即縈繞而起。始則念前雖獲罪於趙氏。今則代彼作證復讐。盡力匪尠。彼二子者。先則以甘言相餌。而最後之相待。乃若是之涼薄。殆所謂口惠而實不至者耶。但彼黃某。造作蜚語。以相欺罔。彼輩竟深信不疑。視爲莫大之勛勤。慨然以二百金予之。何其顛倒乖謬。至於斯極也。夫欺之者。則畀以多金。而助之者。則竟吝一飯。淑慝不分。令人憤怒。吾亦自悔誤認彼爲好相識矣。思維至此。中心如沸。但惜彼未知所謂二百金者。乃屬子虛烏有之例耳。

於時甘修愈思愈忿。將怨趙氏二子之意。復轉而遷怒於黃某。蓋一方面則恨其實已。一方面則嫉其得錢。因之膠固於胸。牢不可破。夫賣己者已亦賣之。已足資報復。

矣。而錢則已入彼囊橐。滿載而歸。回顧己身。則枵腹空空。獨行踽踽。相較之下。其得意失意。未免判若雲泥。嫉之既深。遂不覺恨之愈切。暗念斯事。吾決不能輕輕放過。苟得機會者。當撲殺此獠爲快也。

從來造物之神秘。恒有巧不可堦之事。而於宵小爲尤甚。良以惡貫既盈。斯報應立至。正如俗諺所稱。從前作錯事。沒興一齊來也。故黃某甘修。醜集於酒樓。相爲秘密之談話。乃無端與趙氏二子相邂逅。遂至數年詭事。一旦披露。趙氏兄弟利用之。於以誘致甘修。自書供狀。此等巧取捷獲之事。謂非得天之助。當不至此。乃不意前踵後接。新穎出人意表之事。猶復絡繹而來。頗若造物故弄狡獪。以與此作惡之人爲難者。蓋彼甘修方抱一腔怨毒之氣。恨不得致死於黃某。以快其忿。不謂甫出僻巷。陡有一人劈面而來。甘修視之。幾於怒髮上衝。目眦盡裂。其人伊誰。則即彼前此與之同惡共濟。而今反自成讐之黃某也。

此時甘修怒火中燒。跳躑面前。有如獅子搏兔。肆其全力者然。遽伸巨靈之掌。直摑

黃某之頰。其聲清脆。有如削瓜。黃某出不意。受此巨創。當即按頰作狂呼。聲鳴嗚然。撐其流淚之眼。叱甘修曰。汝癩發耶。不料一言未終。而第二掌又復繼續而至。黃某受批。怒不可言。遂亦不復問其所以。遽奮其手足之力。以與甘修相支持。於是此二僉人。乃激戰於巷口之外。彼時天色傍晚。行路之人已稀。僅有二三經過於此者。遠駐足。以觀此活劇焉。

交綏未幾。勝負攸分。蓋彼黃某。前者隨勛周之任粵東。掌管會計。積得幾許造孽之錢。年來養尊處優。身體疲弱已極。故此時早已甘拜下風。爲甘修培之地。上矣。

既據勝著。則騎黃某之身。有如御馬。拳鋒交下。密如雨點。黃某呼號宛轉。有如垂斃之蛇。甘修此時。氣忿少洩。而兩手亦頗感其痛楚。則止擊而數之曰。狡惡之狂徒。吾恨不自抉其雙眸。以自讎其前此識人之誤。夫昨日酒樓之齟齬。特不過一時口角之衝突。何至竟相待如仇讐。而汝喪心病狂。擅向趙氏昆弟之前。私行告密。妄思嫁禍於我。懷因以爲利之心。此舉不惟設心太險。抑且所行過播。蓋推原此事。汝實身

爲禍首。眞者自眞。假者自假。又烏能仗口舌之力。遽行顛倒黑白耶。

當黃某之被擊。培於甘修也。茫然不知其意之何屬。意者昨日酒樓之嫌隙耳。然亦以爲怒不至此。第身已敗。北蟪伏於地。撻楚之下。痛且不勝。更何從加以詢問。及甘修止拳不擊。歷數其罪。覺入於耳者。乃懵於心。始知彼此相持。其故多出於誤會。於是力忍其痛楚。將爲愷切之聲明。而彼國鈞國衡之謀畫。誘之俾自相殘賊者。至此乃將軒豁呈露矣。

斯時黃某猶辱於甘修之胯下。乃大聲而疾呼曰。汝之所云。直同夢囈。吾非失心之瘋人。何爲向彼小畜之前。自行首告。豈厭薄塵世。思即冥途。效羊豕之獻身於刀俎。魚蝦之自投鼎鑊耶。汝謂思嫁禍於汝。此言尤屬無稽。微論其事之未能有成也。即成矣。又果何利於我乎。况我之與彼。已成不解之讐。決無言歸於好之餘地。不識汝受何人播弄。乃竟深信不疑。至於此極也。甘修聞黃某之語。切齒而言曰。事至於今。汝尙欲以空言搪塞乎。汝謂嫁禍於我。何利於汝。不思二百金者。非已入汝囊橐耶。

黃某受此誣罔。心中憤怒已極。挺身而躍。如魚之撥刺於水中。甘修出不意。乃仰面跌於地上矣。

二人先後相繼而起。黃某則撫其受創之處。且怒且詈。甘修則以掌力搓其顛。口中作吁吁之聲不已。蓋亦受跌而痛。不能自禁矣。道旁佇視之人。率皆目笑存之。二人爲感情所激動。亦復自忘其醜態。夷然不以爲意。旋黃某怒目謂甘修曰。汝所謂二百金者。孰則見之。余與汝二人之中。有得趙氏之一錢者。即令其爲惡魔所殛。立死於此。不復克至其家。吾觀汝思錢成癡。遂至發此譎語。宜速延名醫療治。庶幾可瘳。非然者。恐大命近矣。

甘修嘆喑曰。汝敢爲此重誓以自明。實非吾之意料所及。蓋謂汝受二百金者。非他人之言。即彼趙氏昆弟。覩面語我者也。今若此。則茲事之真僞。令人烏乎辨之。殆所謂玄之又玄。益入歧途矣。黃某詫曰。汝曾親自趙氏家中。面彼趙氏之一小畜耶。甘修曰。然。黃某擊蹙曰。彼謂我自行首告。嫁禍於汝。取得二百金耶。甘修曰。然。黃某沁

沁然汗被其面曰。汝遂以此言爲信。將前此之事。一概盡行承認耶。甘修曰然。黃某
跌足曰噫。殆矣。饒齋有聞。始諛諛然謂甘修曰。此分明離間之計。用以誘汝之實供。
以汝老謀壯事。在理常窺破其秘。奈何憊焉不察。墮人術中。自行暴露其隱。不惟貽
禍於身。兼且波及於我矣。

黃某言之鑿鑿。而憤慨之色。溢於顏面。足徵其驟聞此事。中心感動已極。非作僞者
所能假託者也。甘修覘其顏色。知適間之事。大半爲趙氏昆弟所愚。顧言已出之於
口。供已書之於紙。把柄落入手中。無復反汗餘地。生平予智自雄。今不期乃爲豎子
所弄。懊悔之餘。加以愧憤。但事已至此。無可如何。則向黃某強顏以自解曰。此事吾
亦知關係甚鉅。何能冒然自行陳說。無如此事之首尾。彼輩已洞曉無遺。何從再爲
隱飾。蓋不獨往事。彼輩言之歷歷。即昨日酒樓之議。亦復能詳舉其情。是非汝自行
舉發。彼輩當無能知之詳盡若此。今汝既不承認其曾有此事。詎吾輩之議。彼曾耳
聞而目擊之乎。是則非余之所敢知矣。言已。搖首啼噓不止。嗚呼。昨日酒樓之議。彼

此一壁之隔耳。目擊則未也。耳聞則有之。獨惜事已潰敗不可收拾。而二憾者猶滯然如處夢寐中也。

黃某聞甘修之言。憮然爲問曰。此事殊奇詭不可思議。夫吾輩所共謀者。他人未曾與聞。彼則烏從而知之。汝可舉其顛末。詳以告我。甘修環矚四週。見集而視者愈衆。則謂黃某曰。此事烏能暢談於街道之上。吾記汝所設之肆。距此非遙。可至彼間言之。黃某頷首稱是。二人遂踰旅以去。旁觀者亦皆駭笑而散矣。

二人抵肆以後。肆中傭保暨執事諸人。見主人偕客而來。均爲之駭異不置。駭異者何。以主人及客。皆衣服污皴。神色驚惶。知必有不特意之事。蘊於胸懷。遂至呈此異狀也。此時黃某甘修。心頭之起伏不定。乃較潮汐爲甚。遂亦無暇整飾其外觀。以掩旁人之目。肆人趨踰與語。亦不欲相與周旋。一二語後。即相將至密室。喁喁而談話焉。

在甘修之所以告黃某者。當然粉飾多辭。將無作有。於其屈膝之醜態。穀鯨之陳辭。

自必諱莫如深。不肯輕吐一字。蓋爲自己之顏面計。其勢不得不爾也。只謂與趙氏二子相見之後。彼如何反顏相向。歷數前情。謂將訟之有司。治以應得之罪。已則如何慷慨辨析。謂其誤信流言。決無此事。二子至此。始舉出告密之人。謂係即與汝前此共事者。證據確鑿。汝尙何說之辭。並謂彼以湔滌舊污。自發其覆。吾已恕其前愆。策其後勛。酬以二百金。以旌其今日之事。惟坐罪於汝一人之身。以洩吾輩之憤。其勢洵洵。即欲呼其僕役。將我拘執。甘修言至此。少息。以目視黃某曰。汝試思之。彼輩佈此疑陣。毫無罅隙。無論若何機警之人。又安得不入其玄中耶。

黃某蹙額曰。事之奇者。莫逾於此。吾不奇彼之巧設疑陣。特奇彼之何以得悉個中之秘也。况茲事沈埋。業經數載。胡以不自我先。不自我後。竟爾酒樓之議甫終。第二日遂遭斯變。得勿昨日之談話。一時疏忽。遂至洩漏消息耶。此中線索。殊覺耐人尋繹也。雖然。既往不咎。咎亦何益。今茲當務之急。惟以籌畫善後之方耳。所惜者。汝心太躁。而氣太浮。不能詳審事理之當否。遂致陷人之網。而不克自脫。苟使此事而

加諸我者。敢信決無此失敗之虞也。

甘修聞此責難之語。則赧赧而言曰。人當局內。則聖者亦愚。及至事後。則愚者亦聖。追論固易。殊不知當時之大難也。以彼色之誠。語之確。種種佈置之週密。吾敢信無論何人。苟使身當其衝。亦將墮其術中。不克自覺。良以言而有徵。其事固最易取人之信也。雖然。茲事之潰敗決裂。不可收拾。實由吾一人肇之。則今茲謚爲鹵莽滅裂。智慮淺短。吾亦將直任而不辭矣。言訖。面色變更。喟然長嘆。其一種促局之情形。頗若無地足以自容者然。蓋甘修此際。其最爲內疚於心者。則以手書供狀。授之趙氏昆弟。將來訟諸有司。黃某實無解免之餘地。正所謂我雖不殺伯仁。伯仁由我而死者也。

但黃某猶未悉其底蘊。則強顏作豪語曰。汝雖不幸誤蹈其樊。然亦不至頽喪若是。蓋言之爲物。有若雲烟。飄忽無踪。不可捉搦。汝當時縱爲彼所誘。吐其誠款。然苟至輿訟之際。則儘可矢口不移。謂其並無此事。兩造漫無佐證。官亦烏從辨其孰真而

孰僞哉。吾敢信趙氏二子。枉費幾許辛勤。空抱一場歡喜。結果之所得。將等於零。無能復其讐而雪其憤也。良以彼輩滿腹稚氣。初無辦事之經驗。縱一時設爲巧謀。幸破個中之秘。然不能就此機會。取得確實之證據。則聞其事有如不聞。破其秘有如不破。徒耗心血。終成畫餅。正所謂一着既錯。滿盤皆空者也。汝幸自定其心。勿餒其氣。預備與彼兄弟二人。對簿公庭之上。作一番激烈之舌戰。吾知彼乳臭未乾之鬻子。必不能立於優勝之地也。

在黃某洋洋灑灑而言之。方自詡爲亡羊補牢。算無遺策。儘足了此事而有餘矣。不料對座之甘修聞之。顏色慘沮。頻搖其首。若內痛於心。大不以其言爲然者。黃某目之而詫曰。汝不以吾言爲可行耶。甘修方咽其氣曰。然。黃某愈形駭怪曰。其故何在。可得聞歟。甘修欲吐仍茹者再。久之始囁嚅而言曰。汝之所料左矣。彼二子固非稚氣者。蓋已有確實之證據。落彼掌中也。斯語入黃某之耳。實不啻利刃直貫其胸。顏色立形慘白。眸子中滿含失望之意。且

中發爲震顛之聲曰。噫。斯事實爲余意料所弗及。此噩耗之驟來。直使余驚悸亡其魂魄。殆如立於萬仞之山下。臨不可測之谿。而忽然失足者也。然於此尙有一線希望焉。不知汝所謂確實證據者。是否即指前此所投之匿名書。倘彼輩所執以興訟者。僅恃有此。則吾輩固有廻翔之餘地。未至遽瀕於絕望也。言既。以目視甘修。靜候其報命。若囚人之待判決書焉。

於時甘修未及啓齒。而黃某已知其無望矣。蓋從其懊喪之顏色。以及俯首不語之神情。已可覘而得之也。於是黃某嘆曰。汝勿怙怩作態。余已悉此消息之非佳。汝儘可徑直言之。勿復隱秘。以視其尙有斡旋之餘地否。以余所測。汝得勿自書其事。有如供狀。以授彼趙氏之二子否。甘修紅徹於頸。自喉中發幽咽之聲曰。然。黃某聞之大驚。色灰敗如死人。面上之五官。幾欲爲之易位。然猶力振其氣。再行詰之曰。汝得勿將搆成此事之罪狀。盡推於我一人之身。以期自免於刑憲否。言已。雙睛幾於努出眶外。足見其五中之如沸也。甘修此際。垂首至臆。喉中似有聲。似無聲。似置答。似

未置答。但由其狀態觀之。則其答案已不啻昭然若揭。只聞黃某慘呼一聲。有如裂帛。甘修惶恐視之。則見其仰跌椅上。已行暈厥去矣。

此際甘修大驚。急行起自座間。進而視之。則見黃某兩目反插。冷汗滿頭。口中之氣如絲。昏然不復知有人事。甘修以手輕撫其肩。就耳際微聲喚之。久久不應。於時心中懊悔。不可名狀。暗念吾適間睹其惶遽之態。胡不以妄言給之。致令其恐懼驚嚇。至於此極。倘彼因此而傾其大命者。詎非一波未平。一波復起。死者已矣。余其將奈之何。使不幸而至此。趙氏可無須與彼構訟。而彼家則將對我起訟矣。事之不幸。殆未有甚於此者。吾果何辜於天。而屢遭此罣礙之事也。煩惱焦悚之餘。不禁汗出如浴。乃甘修正當此神魂喪失之際。陡聞黃某嚶然一呻。眼簾徐啟。手足皆微微顫動。蓋已幸返其精魂矣。

黃某既倣復甦。甘修亦如釋重負。乃以手揮其額上之汗。鞠躬而語曰。汝奈何遽作此態嚇人。直使吾驟亡其魄。黃某無言。微呻。以目微視甘修。若挾有無限之怨悵。

傳神於阿堵中者。剎那之間。兩目復闔。大有再行暈去之意。甘修自思。吾不趁此時脫身。更將何待。乃至前廂。告肆中執事者。謂頃方與汝居停共相議事。不知何故。彼忽驟行暈厥。今幸已復甦。可速爲延醫診治。吾方有事。不克濡滯於此矣。言已。遂匆匆出肆而去焉。

肆中執事諸人。以甘修與主人爲莫逆之交。時常聯袂偕來。晏語終日。故今日之遭此變。初不疑及於甘修。故一任其徜徉而去。遂相與共至後廂。以視居停之疾苦。則見其癱坐椅上。不能自行轉側。面如白蠟。氣若游絲。諸人見之。皆爲之氣噎不伸。竊念適間與甘修共來之際。衣服污皺。面色張惶。已迥異乎常度。今爲時甚暫。而竟至若此。是必受劇烈之刺激。抱難言之苦痛。因而致此。可知病勢之陡來若此。其變化若何。殊難預料。延醫診治。肆中似不宜肩此重任。蓋爲吉爲兇。此時乃覺其漫無把握。是宜速行。置其親族保護之下。始可得卸仔肩。免至受後來之怨讎。於是諸人會商之結果。乃遣人將黃某昇之於家矣。

黃某膝下。並無子女。與之痛癢相關者。厥惟其妻。昇至家後。安置於床。其妻對之垂淚。復絮絮詢其致病之由。黃某惟領首搖頭。用以示意。初不發一語以答其妻之問。蓋不惟氣力荏弱。有所不能答。抑且中懷杌隉。有所不暇答也。於時已遣人延醫。比掌燈後。醫至診脈立方。予以定魄安神之劑。投藥以後。已近午夜。黃某此時本屬擾擾於心。難得一霎之寧貼。但藉藥力之功。用弭其神思。遂不覺昏然睡去。其妻乃亦爲之慰藉不置矣。

比至翌日之晨。黃某神志略清。噉粥少許。可以擁被起坐。回思昨日之事。有如一場噩夢。但噩夢一醒。則可無所用其顧慮。今則舊事重提。業經爲人勘破。後患方長。未知伊於胡底。况證據確鑿。爲同謀之甘修所手書。彼又盡行歸罪於我。以爲自行開脫之地。彼趙氏苟執以興訟者。直覺鐵案如山。無從移易。賂之以財。則彼係鉅富。刻之以勢。則彼乃宦家。動之以情面。進之以說辭。則他事皆有可原。惟妄投匿名之書。致促其父於死。按之情理。實難邀其諒宥。吾今惟常拚此一命。以償還舊債耳。作僞

心勞終歸於拙。深自悔其前此爲計之疏也。黃某輾轉思維。憶及往事。不期運類而及。涉想至於靜怡。因思彼僅趙氏之友。我固趙氏之戚。其親疏迥不侔也。今彼與趙氏有若膠膝。而令聞廣譽。亦復播於人口。鄉里中之談交友者。罔不舉朱靜怡以爲楷模。稱爲今之古人。未易再覩。我則與趙氏已成冰炭。數載以來。皆避面而行。今則舊案翻騰。勢將觸及刑憲。將來播爲口實。必且爲人人所唾罵。一念之差。遂及於此。則甚矣惡事之不可爲也。輿念及此。不期喟然而嘆。蓋黃某此時。譬如行於旁蹊曲徑之人。眼前無路。始想回頭。然已有不及之嘆。彼惡人之收場。殆莫不同歸於此也。斯時黃某之妻。正侍坐於旁。聞其嘆息。知必有難言之隱。內擾於心者。則婉言以詢其故。黃某搔首謝之曰。是非汝婦人之所宜聞也。其妻曰。汝姑言之。或有能爲汝排憂解難之處。亦未可知。黃某嗤之曰。斯事無論於汝。即其才思能力。千百倍於汝者。亦復無濟於事。言已發爲一種之苦笑。知其心中之慘痛極矣。其妻望而知之。則亦不敢深詰。因泛爲勸導之語。以爲慰藉之計。無如所言者。與其心事。漠不相關。何能

引彼之注意。因之黃某目視承塵。心中仍行默默籌畫。對於其妻之勸告。則有如未聞。其妻見其意不相屬。則亦噤不復語。於時忽聞簾外有僕婦作微嗽。若欲藉之以示意者。於是黃某之妻。悄然外出矣。

夫僕婦揚聲以示意。將欲使其主婦外出。必非漫然無故可知。其故伊何。則其所報告者。固又屬一惡消息也。蓋黃某所設之肆。其司會計者。固非本邑之人。今見居停倉猝。遽重疾。不期惡念陡起。遂席捲肆中之現款。於凌晨遠颺而去。主事者發現此事。遂躬詣居停之家。自行報告。僕役聞之。以主人之疾甫得少瘳。此事告之與否。須向主婦請命。因又語其事於僕婦。使入內廂言之。此則僕婦所負之使命。而特向其主婦報告者也。

黃某之妻。聞此不祥之消息。憂心忡忡。匪言可喻。乃低聲嘆曰。何吾家之蹇運。竟爾紛至沓來耶。雖然。主翁方病。此事胡可遽聞。汝可告肆中主事暫回。具呈於官。請爲追緝。主翁之前。可俟病愈後再行言之。並宜囑闔家之人。對於此事。守口如瓶。勿復

言及僕婦唯唯而出。此際忽聞室內發爲嘆息之聲。蓋欲嚴守秘密者。彼竟不幸與聞矣。

從來臥病之人。耳根多異常靈敏。偶有微聲。亦能辨之。此蓋由於心靈虛弱。而生此反映之作用也。况彼黃某之疾。尤屬不同於他人。其所以致病之由。純出於恐懼驚嚇之故。因之偶有所見。偶有所聞。皆起幾多之疑慮。良以情虛於中。有不自禁者矣。今見僕婦微嗽於外廂。其妻躡步出室外。心中一片疑雲。早已斗然而起。潛思得勿趙氏控我。而官中已出拘票耶。若然。則吾臨命之期。殆已近矣。於是聚其全副之精神。以聽外間之密語。雖未了了盡聞。然已悉其梗概。此若在平居無事之時。則其嗔怒之情。殆將不可嚮邇。今則以前此隱隱。一旦發現。懼趙氏之復其讐。勢且危及生命。因之嗜利之念。已落第二義。不復如前此之熱烈。究之以鉅款爲人捲逃。於心亦不能無所痛楚。此則有動於中。發爲嘆息。而爲其妻所聞者也。

黃某之妻。聞乃夫嘆息之聲。心房不期爲之躍躍而動。疾行轉身入室。以覘其故。則

見黃某面上。益呈痛楚不安之色。知必有何種之事。亂其心曲。始迫而爲此狀。遂疑適間外廂之語。爲其所聞。以至有此衝動。因緩步至床前。將婉言探詢之。不意其妻尙未開口。黃某已望而語之曰。吾家拂逆之事。今乃接踵而來。彼幸運之臨。殆已瞥然過我。不復相顧矣。試思累年而積之一朝而盡之。辛苦在我。而享受歸人。此情其何以堪。言已。又復發爲微嘆。其妻慰之曰。憂樂迭更爲之。本屬人事之常。惟宜順以應之。不可過於勞心焦思。况吾聞捲逃之數。亦不甚鉅。報官請緝。未必不能人贓並獲。此均可引以自寬。兼之近年歉收。吾家所設之糧店。儲糧甚夥。所獲之利倍蓰。足可彌此虧陷而有餘。則於不幸之中。未始非幸。人貴知足。不可與逆運相擣擊。將見轉禍爲福。即在目前。今茲當務之急。惟在汝善調病軀。使其日有起色。則目下所失之利。後來不難復之。慎勿以此縈懷。致精神日形戕滅。諺云。留得青山在。不怕沒柴燒。人惟宜善保厥躬。則百事皆可有待。彼錢財者。身外之物耳。或聚或散。豈無一定。忽得忽失。不主故常。苟至事與願違。理當善自排遣。幸勿以既失之費。而復煩惱填

膺。自增其疾也。

彼黃某之妻。所以勸慰其夫者。可稱愷切詳明。入情入理。篤於伉儷之念。而不忍見其淪於沈疴者也。獨惜其夫病源之所在。彼尙不之知耳。蓋黃某此時。惜命爲先。而惜財則後。無暇訟人。特懼爲人所訟。故聞其妻諄諄之言。終屬隔靴搔癢。而中懷之秘。又未便掬以相示。因言之無當於事。而徒亂人意。則不如不言之爲愈也。以故其妻語後。僅微嘆以示意。不復爲若何之答辭。良以其心悽然。自悔其前此之誤。實有難以語人之苦。殊不知冤業相報。已在頃刻。無復容其懺悔之餘地。彼惡人之末路。其情亦大可憐矣。

蓋當此病榻之前。夫妻黯然相對之際。忽有驚魂動魄之聲浪。傳入耳鼓。黃某聞之。週身有如觸電。噫此聲也。胡爲乎來哉。則以僕人搶攘至院中。大聲疾呼。謂有官役至門。傳主人立時偕往。其勢洶洶。不肯少待。倉皇無以應付。而特來請命者也。嗚呼。此意外驟來之噩耗。實不啻黃某一道催命之符。蓋彼中心惴惴者。惟以趙氏兄弟。

訟之於官是懼。今役人至門。來相傳喚。則必爲斯事發覺無疑。一時迫激畏意之情。殊非言語所能喻。只見其兩目直視。慘呼一聲。身體向後而跌矣。

此時黃某之妻。見之大驚。疾行前而撫之。則見其夫業已氣絕於喉。魂離於體。揮手與此世界作別去矣。蓋昨日聞甘修之言。心胆已行破碎。今復受此重大之驚嚇。不死更何待耶。於是其妻。一面痛哭其夫。一面痛譽報訊之家人。舉宅聞主翁已死。亦皆爲之惶遽失措。此一霎之中。黃氏之家庭。乃爲愁雲慘霧所籠罩。死者僵於床。生者泣於室。大有令人目不忍睹。耳不忍聞之概。雖然。無足異也。蓋此等之慘果。足以償曷周之冤債而有餘矣。嗟乎。作惡無不報。而遲速有時。大命將傾。始償夙孽。此正所謂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者也。

吾今更有一事。以爲諸君告者。則彼官役之到門。並非因受趙氏之控訴。而官遣之喚傳者也。然則彼役人之驟焉蒞止。果胡爲而來哉。其中殆另有故。蓋近歲歉收。糧價飛漲。商人居奇。小民受累滋甚。官中關心民瘼。乃召集糧商。諭之使平其價。彼

黃某設糧肆。亦被召集中之一人耳。官役藉端需索。不肯驟言其故。此本出入於公門之慣技。無足爲異。孰知黃某抱有虛心之症。竟至以此促命之符。此則官役之所萬不及料者也。比聞哭聲達於外。家人惶惶。謂其主人已死。役亦自覺掃興。遂即徜徉而去。一時事之巧值。竟至若此。雖欲不謂之報應昭彰。又烏可得耶。

黃某既死。家無長男。只剩此悽然之嫠。肩此喪務。其諸事之紛亂。殆有若一團之絲。婦人於各事夙無經驗。乃不得不託之於人。晚近人心澆薄。如靜怡之肝胆相照者。能有幾人。率多乘機魚肉。以飽其沾潤之念。後此黃氏之事。殆將陷入不可復問之境。憶昔黃某之所以結怨於趙氏者。其造端無非爲錢。今則己身已入冥途。一錢亦難携去。而銖積寸累者。反爲他人所攫取。地下有知。其抱痛殆將何若。語云萬般將不去。只有孽隨身。人觀於此。其亦憬然悟哉。

死者已矣。業已了去一重公案。不意黃某之死。復有一人。因懼而逃。其人伊誰。則甘修也。蓋彼於昨日目睹黃某暈去之狀。中懷殊爲之忐忑不寧。歸家之後。幾於不能

成寐。及晨而起。輓轡於胸者。仍爲此事。畧進食物。遂詣黃某之家。探詢消息。不料視線所及。則見白紙封門。靈柩擡起。往來之人。憧憧大驚。詢之於人。則黃某逝矣。不及探問委曲。疾行反足而遁。蓋彼以黃某之死。仍由於昨日之暈厥。則己身實爲罪魁。不遁何待。於是一路行來。憂思如麻而起。一面既畏趙氏之興訟。一面又懼黃氏之問罪。反覆思維。惟以暫行去此爲上。遂誑言告其家人。謂將有事於外。乃匆匆離鄉而去矣。

第十五章 成名後之酬德

彼趙氏昆弟。既得甘修自書之供狀。其中心之喜慰。蓋可知矣。良以深讐宿憾。莫究主名。湮沉乎數年。發現在一旦。今既巧設疑陣。使奸人自行入彀。從犯既已辭伏。首惡之罪難逃。將來執此證據。訟之於官。何患不按律懲治。是足仰慰亡父在天之靈。而盡人子之心者矣。孰料冥冥之中。造化已運其神妙之機。代人行其報復。蓋黃某既因驚嚇而死。甘修復以恐懼而逃。蒼蒼者天。固已稱物平施。大行彰瘴。而國鈞國

衡則尙茫然而未知也。

在此一夕一朝之內。事至夥頤。彼黃某自與甘修相遇。以迄其聞耗受驚而死。種種之事。固已紛如亂絲。詳爲紀述矣。而趙氏之家。此際則安樂靜謐。恰似無風之水。恬然不波。蓋不惟彼兄弟二人。喜於舊讐得復。快慰異常。即闔家之僕圍僮廝。聞此快心之事。亦復輾轉互告。喜形於色。謂此等相違之巧。設誘之工。雖由少主人之智略過人。抑實主人在天之靈。實式憑之。故能使彼奸宄。陷入伏中。而不自覺。將來訴之有司。訟事勝利之日。少主人必且以酒賜吾輩。使之引觴作賀。家人言至是。乃更爲之拊掌歡呼不置也。

天下事變之來。無論其爲休爲咎。恒有出人意料之外者。則黃某之訃告。突然而至。趙氏之門。此亦例中之一端矣。蓋黃某與趙氏雖結不解之冤。然此時暗慕之情。始終未曾揭破。其葭葦之情誼。固依然尙在也。况黃某作此欺心之事。始終並未公然言於其妻。直至病榻問訊之時。亦未肯吐其誠欺。此際一棺附身。萬事都已。而黃

某之妻。對於其夫之隱事。與其臨終所以致死之由。尙蒙昧如處夢境中也。今茲以其死耗。遍告親友。當然不能獨遺趙氏。孰知兩姓已成不解之讐。又安能望其弔唁也乎。

於時趙氏昆弟。盥漱甫畢。方坐於書齋之內。共進茶點。商榷所以起訴之事。國衡之意。則對於呈控之辭。欲覓一善於訟事者爲捉刀之人。國鈞則謂此事余優爲之。無須倩人執筆。蓋事既切已。則形諸筆墨。自能言之有物。固無須粉飾爲也。國衡曰。兄既勇於自信。不妨試爲草創。弟亦得觀其所以措辭之方。國鈞聞而領首。方在此互相議論之際。忽有家人自外而入。垂手而言曰。茲有異事。特啟主人。言時面有愉色。國衡曰。何事可徑言之。胡作此態。家人曰。此事非他。蓋彼黃某者。已於今晨死去。適彼家報喪者。業已踵吾門而告矣。

二人聞此意外之耗。均爲之錯愕不禁。國鈞搖首噫氣而言曰。天下乃有此予人。以不可測度之事耶。吾輩前日見彼於酒樓之上。尙爾健全無恙。未有絲毫之病容。今

事隔一朝。遽爾幽明異路耶。况今則天時安善。並非災異流行之時。何以竟有此暴死之事。兼之彼人之死。不先不後。乃適於吾輩宿讐大白。欲將興訟之時。詎彼命中注定。應當躬受天殛。而不被人世之罰乎。何其事之巧值。竟爾一至於斯也。天爲之乎。人爲之乎。殊使人惶惑焉。而莫能明矣。國衡曰。茲事弟亦疑之。或者甘修業經自供。吾輩勢將興訟。其消息爲彼所聞。因出此詐死之下策。用爲自脫之計。亦未可知。不然則事之會逢其適。絕不能如是之巧。誠有如吾兄所云者。斯時家人羸言曰。主人勿疑彼黃某之死爲不真也。蓋其僕人告我。已遍訃其他戚族。及往延陰陽之生。偷以死爲詐。用脫吾家之訟。則其結果必將欲蓋彌彰。良以弔唁者紛紜而至。苟非停屍於床。待時而殮。勢將詰難紛至。其果何說之辭。故此事雖覺其可疑。然其死則決非僞託也。二子聞家人之言。覺其深有見地。不期彼此相顧。爲之破顏而笑。國衡曰。語云。當局者迷。旁觀者清。不料吾二人之智。今日乃竟遜於彼人也。

國鈞則轉詰家人曰。汝既留意茲事。會心不遠。顧亦曾向彼僕人詢問彼黃某者。果

以何疾而死乎。家人曰。當時亦曾思維及此。向之探詢其故。而彼僕人則曰。茲事殊奇突繁冗。勢非立談之間所能言之詳盡者。請俟異日得暇再當相告。蓋吾奉命遍訃戚族。暨往延陰陽生也。言已彼遂忽忽而去。觀彼僕人之口吻。頗似黃某之死。並非以疾而卒者。主人苟予吾以半日之暇。當至其家及其所說之肆。向彼僕圍及備保詳爲諏訪。則斯事之首尾。當不難水落石出也。國鈞國衡聞言。均爲許可。家人乃奉命而去焉。

家人探詢之結果。直至午後始回。雖其內幕真情。非外間所能洞悉。然依據事實。加以推勘。則亦足以思過半矣。蓋詢諸肆中所得者。則云昨日薄暮之際。主人曾與甘修同來。秘語於私室中。他人未得與聞。不知何故。主人忽行暈厥。俟其少甦。乃倩人舁之於家。視其病情。似頗奇突。云云。乃轉詢諸黃氏之傭僕。則云主人抵家以後。延醫調治。今晨病已畧聞。比聞官役至門來相傳喚。受此虛驚。遂爾一瞑不視。云云。予得家人之報告。綜核其情。予以相當之推測。譬之於龍。東雲露鱗。西雲露爪。已不

難隱約窺其全體矣。

於是國鈞謂國衡曰。若是則黃某之所以致死者。似乎草灰蛇線。已有跡兆可尋。蓋甘修與黃某相遇。其勢必至忿爭。爭而不已。必將互訴其事。而吾輩之所以給彼者。至是乃全行揭穿矣。彼黃某之暈厥。殆聞甘修手書供狀。授吾弟兄。自知罪無可免。一時驚急失常。遂爾至此。至聞官役至門。竟爾喪其生命者。則必因心虛之故。疑吾輩已經控之於官。故爾遣人來相傳喚。恐懼之甚。喪其魂魄。遂至登姓名於鬼籙也。國衡曰。信如吾兄之所云。則彼凶雖以驚懼而死。但正首牖下。未獲聲明其罪。在彼亦云幸矣。國鈞曰。諺語有云。人死不結冤。今彼既已云亡。則往事可以勿問。况縱使控之於官。俾伏其辜。但其爲罪。亦且不至於死。兼之訟事纏擾。足使人生其不怡。而往事翻騰。辭連我父。吾輩爲人子者。難免爲之心恫不已。今造化於冥冥之中。設此巧妙之步驟。使之載驚載悸。以至於死。既省吾輩訟事之煩。又免往事張揚之痛。而溯彼之所以致死者。實不啻吾兄弟手持利刃。刺彼心房。天下事之愜心。當無有逾

於此者。吾弟顧以爲未足耶。今正宜告諸吾父在天之靈。以慶彼奸人之死也。

國衡聞乃兄之言。不禁連連頷首。以示其許可之意。旋復軒渠而言曰。吾料黃某與甘修。彼此劈面相遇之時。定當如獠犬之互相搏噬。爾時情狀。必將大有可觀。惜吾兄弟未曾在場。而躬親一寓目焉。國鈞亦笑曰。以理測之。或當如是。蓋彼甘修爲吾輩所愚。其一種忿恨黃某之情。殆已有如火熾。一旦猝然相遇。勢必飽以老拳。無暇爲詳細之解說。彼黃某瘦骨一把。有如雞肋。勢必難敵甘修。彼在未經嚇死之先。又曾遭此一度之摧折。細想當時情態。殊使人忍俊不禁矣。言已。兄弟二人。又復爲之失笑。家人在旁。厲言曰。主人言然。彼肆中之人告我。謂昨日其主人與甘修同蒞之時。衣服污穢。面目紅腫。似曾爲人痛毆者然。則證以所聞之言。是主人之所料必不謬也。

兄弟聞家人之言。益復爲之嗚噓不已。國衡曰。斯事甚趣。足可資爲談助。何不遣人速甘修至家。一詢當時之情狀。則其痛詈互毆。或有出乎吾人意料之外者。未可知。

也。國鈞曰：余亦作如是想。特懼其不來耳。國衡曰：黃某既死，吾輩已無與訟之意。斯事正可與彼說明，以免其中懷恨。遣人相邀之時，可以大意告之。又何懼其不來耶。國鈞可其議，乃命人往邀甘修去矣。

夫甘修以畏罪而逃，前者既言之矣。則其往邀之結果，當然屬徒勞往返，可無疑也。二子聞之，知其懼撻告發，情怯出亡，當亦一笑置之。遂以黃某之死，甘修之逃，告諸鬲周之靈。用以上慰先人，下抒私忿。其當時一種快慰之概，乃不殊莊宗之繫燕父子以組，函梁君臣之首，入於太廟，還矢先王之得意也。

爲時未久，靜怡已將其舅父之柩，返葬於鄉矣。二子躬行往謁，他事不及詳談。即以黃某甘修之事告之。靜怡慨然曰：前者匿名之函，吾已疑係彼輩所爲。特以茲事關係過鉅，遂未肯與汝兄弟言之。今幸天誘其衷，自行敗露，首惡既死，從犯亦逃，足徵作惡之人，其結局無不報也。數年湮沒之事，一旦昭彰，汝父之靈，亦可慰藉於天上矣。

未幾。靜怡即爲二子卜行嘉禮。彩輿雙蒞。賓客盈門。羣訝璧人。爭誇富貴。其當時赫奕之概。較趙氏門祚鼎盛之時。有過之無弗及也。二子既經授室。已屹然爲成人。靜怡乃私商於趙寬。將田產簿計。盡行交付二子掌管。兄弟二人。尙遜謝弗遑。靜怡堅執以爲不可。二子乃始行收受焉。

日月不居。秋闈脩至。趙氏兄弟。當然志切觀光。又復私下互商。欲請靜怡一同預試。蓋二子之意。以爲學問淵博如朱叔。文筆駿發如朱叔。苟肯插身文戰之中。一角雄長。定當橫掃一切。獨冠千軍。奈何抱此長技。不飛不鳴。鬱鬱久居此乎。遂乘暇以此意婉商之。靜怡聞而笑曰。汝兄弟欲使我爲馮婦耶。縱他人不嫌其語言無味。余亦自覺其面目可憎矣。謹謝厚意。余固無志於此也。國鈞曰。吾叔固薄富貴而不爲。但藉此以博太夫人之歡。固不妨一試身手。靜怡曰。余固非棲巖飲澗者流。將以肥遯鳴高者。但念早歲優塞。雖有志進取。而若或掣之。是功名二字。殆已於我無分矣。今者頭顱老大。又復促促從他人之後。以競一日之短長。是非義命自安者所宜出也。

况吾母恬淡性成。夙無虛榮之念。今得朝夕承歡足矣。彼鷄蟲之得失。又烏足爲老人重耶。國衡曰。信如叔言。則吾二人之汲汲一試。得勿陷於熱中之譏乎。靜怡曰。事不同也。汝二人方在進取有爲之時。又爲繼承門祚之計。釋褐登庸。乃其本分。又何能與我相提並論乎。二子知靜怡所志堅定。不可以強。因亦不復多有所言。是歲此兄弟二人。乃俱一戰而捷矣。

闔苑之桂香旣折。二子之興致益豪。繼以公車北上。思將走馬看長安之花。用廣春風得意之什。然而天下之事。詎能盡如人意。榜發。國鈞捷而國衡擯矣。大廷射策。又復入彀。班聯玉筍。居然天子門生。此際國鈞之得意可知矣。惟以乃弟垂翅而歸。未免美中不足。乃殷殷以慰之。國衡曰。兄能扶掖而上。允屬家門之幸。弟不過藉此一瞻帝都之盛。自知力有不逮。固始願不及此也。况乎家務殷繁。需人照料。兄將來供職京師。弟正可伏處家園。支持門戶。則司衡者之進。兄緇弟。不可謂非恰得其宜。兼之來日方長。擯於前者。未常不可復售於後。靜以待之。進退固綽有餘裕。弟非彼熱

中者流。兄勿爲我戚戚也。國鈞聞乃弟之言。心平氣和已極。亦復爲之意解。於是請假修墓。束裝南旋矣。花至盛開。香聞十里。月當三五。光徹天中。以喻趙氏此際門祚之盛。殆非過譽矣。彼國鈞國衡兄弟。均年逾弱冠之人耳。兄則裊然爲翰院人物。弟雖少遜。亦復爲孝廉公。前程正遠。未可限量。人之視之。殆如海上三山。可望而不可即。回憶曩昔之際。趙氏不幸。迭遭愍凶。鄉里幾目爲垂圯之屋。今竟能無忝先烈。而顯榮褒大若此。伊誰之力。而至於斯乎。

彼二子者。固亦非忘其所自之流。遄返鄉里。諸務未遑。即行首謁靜怡。覲面之下。望塵而拜曰。愚兄弟得有今日者。皆叔父之力也。靜怡掖之起曰。此皆荷汝先人之庇蔭。及汝兄弟奮發之功。始克得有今日。余不過爲識途之老馬已耳。烏敢當此溢量之譽。坐談之頃。靜怡復曰。吾初慮汝兄弟。或得榜下知縣。蹈汝父往昔之轍。人情鬼域。宦海嶮巇。汝兄弟年事尙少。閱歷未深。未必即善於應付。今得免此。吾心慰矣。二子皆曰。姪輩之幸免於此者。蓋天所以慰叔父耳。比二子去。靜怡喟然而嘆曰。吾今

差可不負勗周之託矣。

掃墓修墳。置筵饗客。此際趙氏門中。自有一番照例之事。逮乎諸務既過。酬酢已清。兄弟乃私相計議曰。吾輩受朱叔之德大矣。今既幸有成立。不可不略表寸忱。用效涓埃之報。况吾父遺囑之中。曾有俟吾二人學成名立之後。準天理。酌人情。有以酬朱叔之高厚。若欲奉行父命者。此其時矣。惟朱叔廉介性成。高不可攀。倘以田產金帛餽之。必將拒而弗納。况既知其夙守。而以不樂之事干之。亦非所以尊敬長者之道。勢必如何措置。而始爲得當耶。兄弟二人思維及此。乃相與躊躇不置矣。

沈思有間。國衡忽曰。得之矣。吾觀朱叔近日。屏絕俗務。翛然物外。頗以涵養天趣。爲自適其適之方。故其近作之詩有云。靜覺心能養。翛然契道真。種花皆事業。垂釣亦經綸。可以知其趣矣。吾輩胡不從其所好。搆一小園以賙之。則巢父得安居之所。壺公有容身之地。優游其內。儘可嘯傲烟霞。况其太夫人春秋高。奉而頤養其中。亦可擴朱叔之孝思。若是則體其恬淡之懷。庶可得其默契。弟意若此。兄以爲可行否。國

鈞聞而拊掌曰。弟可稱善體人意。另有會心。兄謹當遜謝弗遑者矣。

所議既定。乃出重價。以購與趙氏所居毗連之屋宇。剋期興工。闢爲一園。亭池略具。花木扶疏。徜徉其中。頗有四時皆適之感。當茲構造之際。其一切佈置之事。趙氏兄弟皆躬親指點。以期雅而不俗。樸而不腐。用合騷人幽客隱居之致。爾時靜怡亦逐日往觀。頗賞此園之幽蒨清雅。常笑謂趙氏昆弟曰。汝二人英年有爲。正當騰驪雲路。留意紆青拖紫之事。今乃用心於廡廟。著意於林壑。毋乃緩其所急。而急其所緩乎。二子聞言。笑而弗辯。蓋此時所以構園之真意。尙未肯掬其誠款。吐露於靜怡之前也。

園既落成。名曰聊園。蓋取聊以報德之意。二子乃偕趙寬。躬詣靜怡之家。委婉述其意旨。靜怡大笑曰。構此園者。乃爲我耶。雖然。興工之始。胡再不謀。國鈞曰。謀之則並工亦不能興。詎非失吾二人之本意。今園已成矣。叔父若屏而弗居。則姪輩爲徒耗心血。諒非叔父所忍出也。國衡曰。且暮吾兄供職京師。則姪益形落寞。叔父若肯屈

居此園。則跬步之近。便於奉教。此非爲叔父謀。實善自爲謀而已。叔父其忍於相拒耶。趙寬亦曰。少主人今日之舉。一以少盡其心。一以仰體先主人之意。尙希先生鑒其憫忱。而俯賜俞允也。靜怡曰。天地逆旅也。何處不可居。今汝等旣雅意殷拳。諄諄若此。余亦不妨暫爲稅駕。二子見靜怡慨允。歡慰不勝。擇日遷居。置酒痛飲。一時園林景物。亦皆爲之生色也。

厥後國衡亦及第。兄弟並躋臚什。有聲於時。歲時遣人餽問靜怡。始終弗替。靜怡之子。克繼書香。藉二人提携之力。亦登仕版。比靜怡卒。二子請假而回。白馬素車。躬往弔唁。並爲置良田百畝。以奉蒸嘗。稍盡報德之義。更載其始末於家乘。以示永矢弗諼。鄉里知其事者。均稱朱趙二氏之交誼。無愧於金蘭之契云。



天津益世報刊登品



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初版

小說
金契蘭 全二冊

●訂價大洋九角
●外埠郵費加一成

著者 董蔭狐

印刷者 天津益世印字館

總發行所 天津益世印字館

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